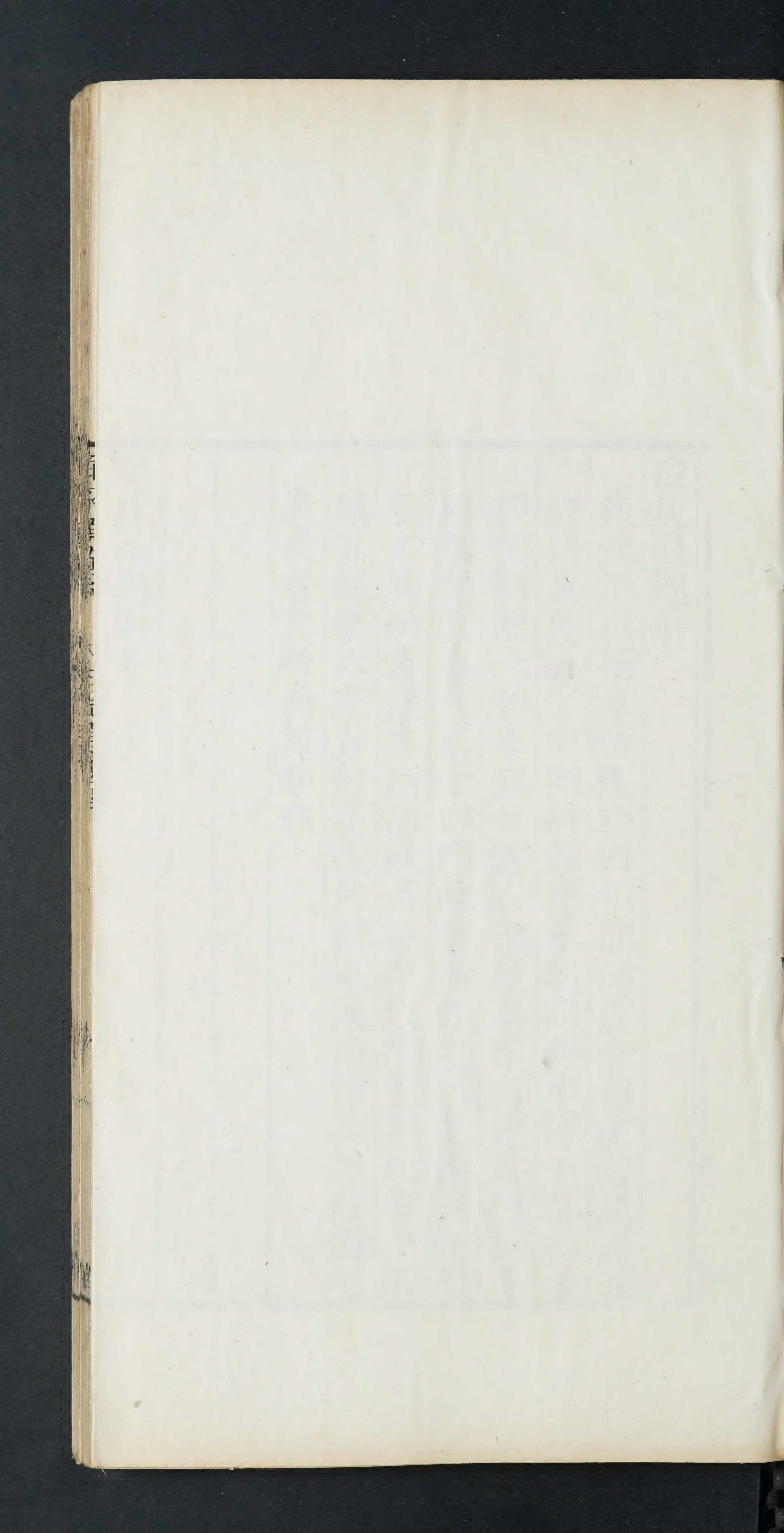








白虎通題辭

後漢班固撰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凡四十四門此書所作之因也按固博學多文其所著漢書兩都賦奇矣卒以附竇憲死獄中所講五經聖人之旨何在哉世稱東漢尚節義乃若固尤表表者其所尚何如邪

白虎通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六

雜家類　白虎通

號

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禮記謚法曰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帝者天號王者五行之稱也皇者何謂也亦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總美大稱也時質故總之也號之爲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爲皇也不擾疋夫疋婦故爲皇故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巖居穴處衣皮毛飲泉液吮露英虛無寥廓與天地通靈也號言爲帝者何帝者諦也象

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鉤命決曰三皇步五帝趨三王馳五霸鶩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得號天下至尊言稱以號令臣下也三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或曰伏羲神農祝融也禮曰伏羲神農祝融三皇也謂之伏羲者何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臥之詓詓起之吁吁饑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治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謂之神農何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衆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

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謂之燧人何鑽木燧取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也謂之祝融何祝者屬也融者續也言能屬續三皇之道而行之故謂祝融也五帝者何謂也禮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帝也易曰黃帝堯舜氏作書曰帝堯帝舜黃帝中和之色自然之性萬世不易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故稱黃帝也謂之顓頊何顓者專也頊者正也能專正天人之道故謂之顓頊也謂之帝嚳者何也嚳者極也言其能施行窮極道德也謂之堯者何堯猶嶢嶢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博衍衆聖之主百王之長也謂之舜者何舜猶僢僢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三

王者何謂也夏殷周也故禮士冠經曰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也所以有夏殷周號何以爲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爲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禮號以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已於天下也已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以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美號表著己之功業明當致施是也所以預自表克於前也帝王者居天下之尊號也所以差優號令臣下謚者行之跡也所以別於後代著善惡垂無窮覩施後世皆以勸善戒惡明不勉也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殷者中

也明當爲中和之道也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五霸者何謂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公晉文公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分興復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也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大彭氏豕韋氏霸於殷者也齊桓晉文霸於周者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張法霸猶迫也把持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春秋曰公朝于王所於是時晉文之霸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楚勝鄭而不告從而攻之又令還師而佚晉

寇圍宋宋因而與之平引師而去知楚莊之霸也蔡侯無罪而拘於楚吳有憂中國心興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故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也宋襄伐齊亂不擒二毛不鼓不成烈春秋傳曰雖文王之戰不是過知其霸也

謚

謚者何也謚之爲言引也引烈行之跡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也故禮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謚也死而謚之何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然後可知也士冠經曰死而謚之今也所以將葬而謚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謚有七十二品禮記謚法曰

翼善傳聖諡曰堯仁聖盛明諡曰舜慈惠愛民諡曰文強理直諡曰武天子崩臣下至南郊諡之者何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揜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敢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諡之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使大會其葬而諡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諡於君也卿大夫既歸死有諡何諡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諡也

五祀

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竈中

霤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竈其祀中霤其祀門其祀井獨大夫已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祖曲禮曰天地四時山川五祀歲遍諸侯方祀山川五祀歲遍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非所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祭五祀所以歲一偏何順五行也故春即祭戶戶者人所出入亦春萬物始觸戶而出也夏祭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王長養萬物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備自守也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六月祭中霤中霤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王也故月令春言其祀戶祭先脾夏

言其祀竈祭先肺秋言其祀門祭先肝冬言其祀井祭先腎中央言其祀中霤祭先心春祀戶祭所以時先脾者何脾者土也春木王煞土故以所勝祭之也是冬腎六月心非所勝也以祭何以爲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者水最卑不得食其所勝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牲也一說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餘不得用豚井以魚

社稷

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

書曰乃社于新邑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諸侯
之孝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最多故爲長也歲再
祭何春求穀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人社援
神契曰仲春獲禾報社祭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
乃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
侯社稷皆少牢宗廟俱大牢社稷獨少牢何宗廟大牢所
以廣孝道也社稷爲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社無
屋何達天地氣故郊特牲曰太社稷必受霜露風雨以達
天地之氣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人望見師敬
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宜
尚書亡篇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檀西社唯栗北

社唯槐王者自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生也尊重之故自祭也其壇大何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太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之黄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謹敬潔清也祭社有樂樂記曰樂之施於金石絲竹越於聲音用之於宗廟社稷

禮樂

王者所以盛禮樂何節文之喜怒樂以象天禮以法地人無不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禮所以防淫佚節其侈靡也故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

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子曰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所以崇和順比物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意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干戚習俯仰屈伸容貌得齊焉觀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焉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聞角聲莫不惻隱而慈者聞徵聲莫不喜養好施者聞商聲

莫不剛斷而立事者聞羽聲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寬和者也禮所揖讓何所以尊人自損不爭也論語曰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故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謙謙君子利涉大川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屈已敬人君子之心故孔子曰爲禮不敬吾何以觀之哉夫禮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所以尊天地儐鬼神序上下正人道也樂所以必歌者何夫歌者口言之也中心喜樂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故尚書曰前歌後舞格于上下禮貴忠何禮者盛不足節有餘使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富貧不相懸也樂尚雅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爲

鄭聲以相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之乎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陽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陰制度於陽故言制樂象陽禮法陰也黃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載咸蒙德施也顓頊曰六莖者言和律曆以調陰陽莖者著萬物也帝嚳曰五英者言能調和五聲以養萬物調其英華也堯曰大章大明天地人之道也舜曰簫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湯曰大護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周公曰酌合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

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四夷之樂者何謂也以爲四夷外無禮義之國數夷狄者從東故舉本以爲之總名也言夷狄者舉終始也言蠻舉遠也言貉舉惡也則别之東方爲九夷南方爲八蠻西方爲六戎北方爲五狄故曾子問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百姓之難至者也何以知夷在東方禮王制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又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西方曰戎被髮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

樂王者所以日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徹樂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王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五聲者何謂也宮商角徵羽土謂宮金謂商木謂角火謂徵水謂羽月令曰盛德在木其音角又曰盛德在火其音徵盛德在金其音商盛德在水其音羽所以名之爲角者躍也陽氣動躍徵者止也陽氣止商者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羽者紆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宮者容也含也含容四時者也

八音者何謂也樂記曰土曰塤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萬物之數也八音萬物之聲也所以用八音何天子承繼萬物當知其數既得其數當知其聲即思其形如此蜎飛蠕動無不樂其音者至德之道也天子樂之故樂用八音樂記曰塤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敔乾音也塤在十一月壎之爲言勲陽氣於黃泉之下勲蒸而萌匏之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勞笙者太簇之氣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正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地樂之故謂之笙鼓震音煩氣也萬物憤懣震動而生雷以動之溫以煖之風以散之雨以濡之奮至德之

聲感和平之氣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神明報應天地祐之其本乃在萬物之始耶故謂鼓也鞀者震之氣也上應卯星以通王道故謂之鞀也簫者中之氣萬物生於無聲見於無形僇也簫也故謂之簫簫者以祿爲本言承天繼物爲民本人力加地道化然後萬物戮也故謂之簫也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忽宮商角則宜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四時和四時和然後萬物生故謂之瑟也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器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踈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明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踈所以明有親也此三者行然

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鐘之爲言
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鐘爲氣用金聲也鎛者時之氣
聲也節度之所生也君臣有節度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
物亡亡與昌正相迫故謂之鎛柷敔者終始之聲萬物之
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柷承順天地序迎萬物天下樂
之故樂用柷柷始也敔終也一說笙柷鼓簫瑟塤鐘磬也
如其次笙在北方柷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琴在南方塤在
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北方聲五音八何聲爲本出於五
行音爲末象八風故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知音而樂之
謂之樂也

封公侯

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有山川之化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俊賢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其道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八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於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師故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

五行

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爲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謂其位卑卑

者親事故自周於一行尊於天也尚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爲言進也陰化沾濡任生木木在東方東方者陰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爲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爲言禁也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何知東方生樂記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時地土別名也比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元命苞曰土之爲位而道在故大不預化人主不任部職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

水者陰也卑故下水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苞含物將生者出者將歸者不嫌清濁爲萬物尚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五行所以二陽三陰何土尊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陰陽自偶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木味所以酸者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傷成物辛所以煞傷之也言萬物始辛乃委煞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爲人正色故甘猶五味以甘爲主也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

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火陽君之象也水陰臣之義也臣所以勝其君何此謂無道之君也故爲衆陰所害猶紂王也五行之性火熱水寒有溫水無寒火何明臣可以爲君君不可更爲臣五行常在火乍亡何水太陰也刑者故常在金少陰木少陽微氣無變故亦常在火太陽精微人君之象象尊常藏猶天子居九重之内臣下衛之也藏於木者依於仁也木自主金湏人取之乃成陰卑不能自成也木所以浮金所以沉何子生於母之

義肝所以沉肺所以浮何有知者尊其母也行有五時有
四何四時爲時五行為節故木王即謂之春金王即謂之
秋土尊不任職君不居部故時有四也子不肯禪何法法
四時火不與土而與金也父死子繼何法法木終火王也
兄死弟及何法法夏之承春也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
待夏復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煞不待冬也主幼臣
攝政何法法土用事於季孟之間也子之復讎何法法土
勝水水勝火也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
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
去金也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君讓臣何法法
月三十日名其功也善稱君過稱已何法法陰陽共叙共

生陽名生陰名煞臣有功歸於君何法法歸明於日也臣
決君何法法金正木也子諫父何法法火揉直木也臣諫
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君子遠子近孫何
法法木遠火近土也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水木枝葉
不相離也父爲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子爲父隱何法
法水逃金也君有衆民何法法天有衆星也王者賜先親
近後疎遠何法法天雨高者先得之也長幼何法法四時
有孟仲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父母生子養長
子何法法水生木長大也子養父母何法法夏養長木此
火養母也不以父命廢主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陽
舒陰急何法法日行遲月行疾也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

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若言東東方天下皆生也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不娶同姓何法法五行異類乃相生也子喪父母何法法木不見水則憔悴也喪三年何法法三年一閏天道終也父喪子夫喪妻何法法一歲物有終始天氣亦爲之變也年六十閉房何法法六月陽氣衰也人有五藏六府何法法五行六合也人目何法法日月明也日照晝月照夜人目所不更照何法目亦更用事也王者監二王之後何法法木須金以正須水以潤也明王先賞後罰何法法四時先生後煞也

三軍

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

危也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爲五人爲伍伍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爲不足故復加五千人因法月數月者群陰之長也十二足以窮盡陰陽備物成功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太平也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諸侯所以一軍者何諸侯藩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幘何伐者凶事素服

示有悽愴也王者將出辭於禰還格祖禰者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王制曰王者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尚書曰歸假于藝祖出所以告天至告祖無二元后廟後告者示不敢留尊者之命也告天何示不敢自專非出辭反面之道也與宗廟異義還不復告天者天道質無內外故不復告也尚書言歸假于祖禰不見告於天知不告也天子遣將軍必於廟何示不敢自專也獨於祖廟何制法度者祖也王制曰受命于祖受成於學此言於祖廟命遣之也年六十歸兵者何不忍並鬬人父子也王制曰六十不預服戎又曰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

者一人不從政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王者有三年之喪夷狄有內侵伐之者重天誅爲宗廟社稷也春秋傳曰天子居于狄泉傳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諫諍

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愛之能無勞乎忠焉能無誨乎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諍子則

身不陷於不義天子置左輔右弼前凝後承以順左輔主修政刺不法右弼主糺周言失傾前凝主糺度定德經後承主匡正常考變天四弼與道率主行仁夫陽變於七以三成故建三公序四諍列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杖辟賢也士不得諫者士賤不得預政事故不得諫也謀及之得固盡其忠耳禮保傅大夫進諫士傳民語妻得諫夫者夫婦榮耻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諫不從不得去之者本娶妻非爲諫正也故一與齊終身不改此地無去天之義也子諫父不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論語事父母幾諫下言又敬不違臣之諫君何取法法金正木

也子之諫父法火以揉木也臣諫君以義故折正之也子諫父以恩故但揉之也木無毀傷也待放去取法於水火無金則相離也諫者何諫間也因也更也是非相間革更其行也人懷五常故有五諫謂諷諫順諫闚諫指諫伯諫諷者智也患禍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此智性也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仁之性也闚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却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指諫者信也指質相其事也此信之性也伯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爲君不避喪身義之性也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故曲禮曰爲人臣不顯者纖微未見於外

如詩所刺也若過惡已著民䝉毒螫天見災變事白異露作詩以刺之幸其覺悟也明王所以立諫諍者皆爲重民而求已失也禮保傅曰於是立進善之旍懸誹謗之木建招諫之鼓王法立史記事者以爲臣下之儀樣人之所取法則也動則當應禮是以必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禮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禮保傅曰王失度則史書之士誦之三公進讀之宰夫徹其膳是以天子不得爲非

鄉射

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

射逹之也含文嘉曰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巧佞也熊爲獸猛巧者非但當服猛也示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諸侯射麋者示逹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者示服猛也士射鹿豕者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大夫士兩射者人臣示爲君親視事身勞苦也或曰臣陰故數偶也侯者以布爲之何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末正矣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崇禮讓可以選士故射選士大夫勝者發近而制遠也其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選士者所以扶助微弱而抑其強和調陰陽戒不虞也何以知爲

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因射習禮樂射於堂上何示從上制下也禮曰賓主執弓請升射於兩楹之間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也卑者所服近也所以十月行鄉飲酒之禮何所服尊卑長幼之義春夏事急浚井次牆至有子使父弟使兄故以事閑暇復長幼之序也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雍親袒割牲尊三老父象也謁忠奉几杖授安車濡輪恭綏執授兄事五更寵接禮交加客謙敬順貌也禮記祭義曰祀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享三老五更于太學者所以教諸侯悌

也不正言父兄言五更者何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
也更者更也所更曆者衆也即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
言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其明於五行
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
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

辟雍

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太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
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太學學
經術學之爲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故學以治性慮以變情
故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子夏曰百工居肆以致
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故禮曰十年曰幼學論語曰吾十

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又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是以雖有自然之性必立師傅焉論語讖曰五帝立師三王制之傳曰黃帝師力牧帝顓頊師綠圖帝嚳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禹師國先生湯師伊尹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周公師虢叔孔子師老聃天子太子諸侯世子皆就師於外尊師重先王之道也禮曰有來學者無往教者也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又曰天子太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皆造焉父所以不自教子何爲世瀆也又授之道當極說陰陽夫婦變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

也象璧圓又以法天於雍水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殘賊故謂之辟雍也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外圓者欲使觀之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曰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度之證驗爲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宗有德章有道

顯有能褒有行者也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窻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

封禪

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封於泰山何萬物所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跡也以自效放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放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地之所

命功成事遂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或曰
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故孔子曰升泰
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有餘封者廣也言禪者
明以成功相傳也梁甫者泰山旁山名正於梁甫何以三
皇禪於繹繹之山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
窮之意也五帝禪于亭亭者制度審諟德著明也三王禪
于梁甫之山者梁信也甫輔也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太
平乃封知告于天必也於岱宗何明知易姓也刻石紀號
知自紀于百王也燎祭天報之義也望祭山川祀羣神也
詩云於皇明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又曰嶞山
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天下太平符瑞

所以來至者以見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禎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至天則黄道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和氣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皇翔鸞鳥舞騏驎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臨白鹿見白烏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草茂陵出異丹阜出萐莆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黄龍見醴泉通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佳氣時喜鐘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

巡狩

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

民也道既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考禮義正
法度同律曆計時月皆爲民也尚書曰遂覲東后叶時月
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尚書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太
師陳詩以觀民命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
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
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制度衣服
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
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
陽終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五月南巡狩至于
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

所以五歲巡狩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疏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三年小備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

考黜

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禮記九錫車馬衣服樂朱戶納陛

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賜車馬能安民者賜衣服能使民和樂者賜以樂民衆多者賜以朱戶能進善者賜以納陛能退惡者賜以虎賁能誅有罪者賜以鈇鉞能征不義者賜以弓矢孝道備者賜以秬鬯以先後與施行之次自不相踰相爲本末然安民然後富貴而後樂樂而後衆乃多賢賢乃能進善進善乃能退惡退惡乃能斷刑內能正己外能正人內外行備孝道乃生能安民故賜車馬以著其功德安其身能使人富足衣食倉廩實故賜衣服以彰其體能使民和樂故賜之樂以事其先也禮曰夫賜樂者不得以時王之樂事其宗廟也朱盛色戶所以紀民數也故民衆多賜朱戶也古者人君下賢降階一

等而禮之故進賢賜之納陛以優之也旣能進善當能戒惡故賜虎賁虎賁者所以戒不虞而距惡距惡當斷刑故賜之鈇鉞鈇鉞所以斷大刑刑罰旣中則能征不義故賜弓矢弓矢所以征不義伐無道也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之秬鬯所以極著孝道孝道純備故內和外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美素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君子有玉瓚秬鬯安車者以配道德也其至矣

聖人

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

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
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
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又聖人皆有表異傳曰伏羲
祿衡連珠唯大目鼻龍伏作易八卦以應樞黃帝顏得天
匡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顓頊戴午是謂淸明發節移度
蓋象招搖帝嚳駢齒上法月參康度成紀取理陰陽堯眉
八彩是謂通明歷象日月璇璣玉衡舜重瞳子是謂玄景
上應攝提以象三光禮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
決河疏江皐陶鳥喙是謂至誠決獄明白察於人情湯臂
三肘是謂柳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文王四乳是謂至仁
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武王望羊是謂攝揚盱目陳兵天下

富昌周公背僂是謂強俊成就周道輔於幼主孔子反宇是謂尼甫立德澤所與藏元通流聖人所以能獨見前覩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

文質

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尚書輯五瑞覲四嶽謂舜始即位見四方諸侯合符信詩云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言湯王天下大小國諸侯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義也周頌曰烈文辟公錫玆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遠近莫不至受命之君天之所與四方莫敢違夷狄咸率服故也何謂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臣見君所以有贄何贄者質也質

已之誠致已之悃愊也王者緣臣子心以爲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公侯以玉爲贄者玉取其燥不輕溼不重公之德全輕以羔者取其羣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鴈爲贄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卿在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曲禮曰卿羔大夫以鴈士以雉爲贄庶人之贄疋童子委贄而退野外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言必有贄也疋謂鶩也卿大夫贄古以麑鹿今以羔鴈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鴈有行列也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顧右贄執

麑明古以麑麑今以羔也

三綱六紀

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爲臣綱夫爲妻綱又曰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強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紀綱爲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詩云亹亹我王綱紀四方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爲三綱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君臣法天

取象日月屈信歸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轉相生也
夫婦法人取象六合陰陽有施化端也六紀爲三綱之紀
者也師長君臣之紀也以其皆成己也諸父兄弟父子之
紀也以其有親恩連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以其皆有
同志爲紀助也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下之所歸心臣者
繵堅也屬志自堅固春秋傳曰君處此臣請歸也父子者
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故孝經
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
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昏禮曰夫親脫婦之纓
傳曰夫婦判合也朋友者何謂也朋者黨也友者有也禮
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之交近則謗其言遠則不

相訕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有惡其心痛之貨則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生不屬死不託也

情性。

情性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情者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故鉤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六情者

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性所以五情所以六者何人本含六律五行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樂動聲儀曰官有六府人有五藏五藏者何謂肝心肺腎脾也肝之爲言干也肺之爲言費也情動得序心之爲言任也任於恩也腎之爲言寫也以竅寫也脾之爲言辨也所以積精稟氣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爲之候何目能出淚而不能內物木亦能出枝葉不能有所內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成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鼻之爲候何鼻出入氣高而有

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潤天下雨則雲消鼻能出納氣也心所以爲禮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之爲候何耳能遍內外別音語火照有似於禮上下分明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而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色黑水陰故腎雙竅爲之候何竅能瀉水亦能流濡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口之爲候何口能啖嘗舌能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故元命苞曰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制割立斷耳

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爲張星陰者腎之瀉腎者水之精上爲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爲北斗主變化者也或曰口者心之候耳者腎之候或曰肝繫於目肺繫於鼻心繫於口脾繫於舌腎繫於耳六府者何謂也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府者爲藏宮府也故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稟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稟氣也膀胱者腎之府也腎者主瀉膀胱常能有熱故先決難也三焦者包絡府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膽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膽斷也是以肝膽二者必有勇也肝膽異趣何以知相爲府也肝者木之

精也木之爲言牧也人怒無不色青目脤張者是其効也小腸大腸心肺府也主禮義禮義者有分理腸之大小相承受也腸爲心肺主心爲皮體主故爲兩府也目爲心視口爲心談耳爲心聽鼻爲心嗅是其支體主也喜在西方怒在東方好在北方惡在南方哀在下樂在上何以西方萬物之成故喜東方萬物之生故怒北方陽氣始施故好南方陰氣始起故惡上多樂下多哀也魂魄魂魄者何謂魂猶伝伝也行不休於外也主於情魄者迫然著人主於性也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精神者何謂也精者靜也太陰施化之氣也象火之化任生也神者恍惚太陰之氣也間總云支體萬化之本也

壽命

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習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唯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闕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夭絶人命沙鹿崩于受邑是也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子過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門外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一人其頭似堯其頸似皋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儡儡如喪家之狗子貢以

告孔子孔子喟然而笑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哉乎然哉乎

宗族

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爲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待聖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於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爲祖繼別也各自爲宗小宗

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爲宗子不言諸侯爲宗子也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親恩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

之親畧故父母各一族禮曰惟氏三族之不虞尚書曰以
親九族義同也

天地

天者何也天之爲言鎭也居高理下爲人鎭也地者易也言養萬物懷任交易變化也始起之天始起先有太初後有太始形兆旣成名曰太素混沌相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後剖判清濁旣分精出曜布度物施生精者爲三光號者爲五行行生情情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故乾鑿度曰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兆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也天道所以左旋地道右周何以爲天地動而不別行而不離所以

左旋右周者猶君臣陰陽相對之義男女總名爲人天地所以無總名何曰天圓地方不相類故無總名也君舒臣疾卑者宜勞天所以反常行何以爲陽不動無以行其教陰不静無以成其化雖終日乾乾亦不離其處也故易曰終日乾乾反覆道也

衣裳

聖人所以制衣服何以爲絺綌蔽形表德勸善别尊卑也所以名爲裳何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閉也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何以知上爲衣下爲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褰裳涉溱所以合爲衣也弟子職言摳衣而降也名爲衣何上兼下也獨以羔裘何取輕煖因

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者取跪乳遜順也故天子狐白諸侯狐黄大夫蒼士羔裘亦因别尊卑也所以必有紳帶示謹敬自約整續繒爲結於前下垂三分身半紳居二焉必有鞶帶者示有事也所以必有佩者論語曰去喪無所不佩天子佩白玉諸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士佩璠珉石佩即象其事若農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婦人佩其鍼鏤何以知婦人亦佩玉詩云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嫁娶

人道所以有嫁娶何以爲情性之大莫若男女男女之交人情之始莫若夫婦易曰天地氤氲萬物化淳男女構精

萬物化生人承天地施陰陽故設嫁娶之禮者重人倫廣繼嗣也禮保傅記曰謹爲子嫁娶必擇世有仁義者禮男娶女嫁何陰卑不得自專就陽而成之故傳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泆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陽數奇陰數耦男長女幼者陽舒陰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妻者何謂妻爲齊也與夫齊體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義一也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嫁娶者何謂也嫁者家也婦人外成以出適人爲嫁娶者取也男女謂男者任也任功業

也女者如也從如人也在家從父母既嫁從夫夫沒從子也傳曰婦人有三從之義也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婦者服也服於家事事人者也配疋者何謂相與偶也婚姻者何謂也昏時行禮故謂之婚也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舊因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所以昏時行禮何示陽下陰也婚亦陰陽交時也男子六十閉房何所以輔衰也故重性命也又曰父子不同椸爲亂長幼之序也禮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預五日之御滿五十不御俱爲助衰也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飽寢非人不煖故七十復開房也

白虎通卷終

風俗通題辭

後漢應劭撰書凡十卷天台方氏曰劭所著其辭固無他奇然語怪神之事一以理勝之足以觧流俗之弊又載當時人品而具評其是非按經據禮不敢畧於褒臆之說故至今傳而不廢也後世著書者務爲詭激邪曲之辨以爲高異雖一時可以動人而終無補於世不如此書之傳者衆矣天下之物山嶽有時而崩金石有時而毀惟至理之言與天地並存立言之士其可不務知道哉

風俗通題辭畢

百家類纂

雜家類　風俗通

皇霸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基可據推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欲審其事而建其論董其是非而綜其詳矣言也實爲難哉故易紀三皇書叙唐虞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巍巍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自是以來載籍昭晳然而立談者人異綴文者家舛斯乃楊朱哭於岐路墨翟悲於練素者也是以上述三皇下記六國備其終始曰皇霸

六國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于鬼方氏是謂女潰蓋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爲芊其後有鬻熊子爲文王師成王舉文武懃勞而封熊繹於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王懷王佞臣上官子簡斥遠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投汨羅水因爲張儀所欺客死於秦到王負芻遂爲秦所滅百姓哀之爲之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自顓頊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千六百一十六載

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爲二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當農桑之時重爲所煩勞不舍鄉亭止于棠樹之下聽訟决獄百姓各得其所

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作也九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到王喜爲秦所滅燕外迫蠻貊内笮齊晉崎嶇彊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亡非盛德之遺烈豈其然乎

韓之先與周同姓武子事晉獻公封於韓原因以爲姓韓厥因卜者之孫陳成季之功紹趙氏之孤建程嬰之義爲晉名卿寔天所相其四代始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矣五世稱王到王安爲秦所滅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高於畢因以爲姓其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伐魏滅之以

封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也天子曰兆
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以是有衆不亦宜乎
其六世稱侯侯之孫稱王到王假爲秦所滅
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孫曰造父於周穆王爲御驊騮騄
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滅徐偃王日馳千里帝念其功賜
以趙城因以爲姓子叔帶始生周事晉其後簡子地過於
諸侯權重於晉君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呼醫扁
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勿怪昔秦穆公嘗
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
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
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國男女無別公孫支

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師于殽而歸縱淫此子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儛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屬我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而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刃當道者曰吾有欲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當

道者曰屏左右願有以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尅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屬我一翟犬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幷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此熊之效應也簡子卒無卹立是為襄子智伯攻襄子

襄子奔之保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不
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爲我以是遺趙無恤原過既至
以告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無恤余霍太山陽
侯大吏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
將使賜若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鳥噣
鬢眉髭髯大膺大匈脩下而馮上左任介乘奄有河室至
于休溷諸貉南代晉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
國攻晉陽歲餘乃以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
釜而炊易子而食張孟談乃夜出見韓魏韓魏反與合謀
而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山遂祀三神
於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辟地千

里到王遷信秦反間之言殺其良將李牧而任趙括遂爲所滅此童謠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上生毛

陳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也初懿氏卜妻之其繇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周史有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厲公爲蔡所滅殺國內亂完奔齊齊侯以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教訓而免諸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

樂曰以火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桓公嘉之愛敬日新位比高國始食田采姓田氏焉六世田成殺簡公其三世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祠太公以下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列言於周室其孫曰威王到王建用后勝之計又賓客多受秦金勸王朝秦不脩戰備秦兵平步入臨菑民無敢格者遷王建於共國人歌之曰松耶栢耶亡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正失

孔子曰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衆口鑠金積毀

消骨久矣其患之也是故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師已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

俗說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謹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爲樂正始治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俗說丁氏家穿井得一人於井中也謹按呂氏春秋宋丁

氏無井常一人溉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之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聞於宋君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黄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興王霸之業變化無常謹按漢書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於是朔詣闕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劍十六誦詩十九習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

爲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偙稍益親
幸官至太中大夫倡優畜之不豫國政劉向少時數問長
老賢通於事及朔時人皆云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
凡庸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爲朔言不純
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
其恢誕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
德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逄古射覆其
事浮淺行於衆僮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
奇言怪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爲輔佐哉

俗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寶苑秘
枕中之書鑄成黃白白日升天謹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

辯博善爲文辭孝武以屬諸父甚尊之招募方伎怪迂之人述神仙黄白之事財殫力屈無能成獲乃謀叛逆刻皇帝璽丞相將軍大夫已下印漢使符節法冠趙王彭祖列侯讓等議曰安廢法行邪僻詐僞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叛宗廟春秋無將將而必誅安罪重於將反形已定圖書印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丞相弘廷尉湯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太子諸所與謀皆取夷國除爲九江郡親伏白刃與衆棄之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耻其如此因餙詐說後人吠聲遂傳行耳

漢書曰說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爲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

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山於海中通同道隱形體弦詩想蓬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皇帝茲益迷謬文成五利處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王安銳精黃白廢幾輕舉卒離親伏白刃之罪劉向得其遺文奇而獻之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劾向大辟繫須冬獄兄陽成侯乞入國半故得減死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爲鮮明車

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愆禮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爲其可傳爲其可繼賢者俯就不肖跂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及然則無愈子路喪姊朞而不除仲尼以爲大譏況於忍能矯情直意而已也哉詩云不愆不忘帥由舊章論語不爲禮無以立故注近世苟妄曰愆禮也

太原郝子廉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語頤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禮贄用腒雉受而不拒而

交苔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施氏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傷恩薄禮弊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鶃鶃之羹而食井上苦李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不乏異惟其似狦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狷者有所不為亦其介也

過譽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於訐以為直隱以為義枉以為厚偽以為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於化者故覆其違理曰過譽也

太原周黨伯況少爲鄉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報讎之義輟講下辭歸報讎到與鄉佐相聞期鬭日鄉佐多從正往使鄉佐先拔刀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創困乏佐服其義勇復輿養之數日蘇興乃知非其家即徑歸其立勇果乃至於是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出既瘳矣猶有憂色身無擇行口無擇言修身愼行恐辱先也而伯況被發則得就業鄉佐雖云凶暴何緣侵己今見辱者必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凡報讎者謂爲父兄耳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者哉既遠春秋之義殆令先祖不復血食不孝不智

而兩有之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十反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爲干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璽而存郢夷吾朱紘以三歸平公辭邑而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桑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干祿顏闔踰牆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比其艸曰十反

河內太守府盧江周景仲嚮每舉孝廉請之上堂家人宴飲皆令平仰言笑晏晏如是三四臨發贈以衣齎皆出自中子弟中外過歷職署踰於所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伯南舉孝廉唯臨辭一與相見無所寵拔曰我已舉若豈可令恩偏積於一門乎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在親疏一也祈奚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建一官而三物成晉國賴之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闢門開窗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唯善是務越此一槩夫不擇而遷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靈帝踐阼太后臨朝陳竇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國之權大作威福翼寵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起姜肱爲犍爲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獲實藴藉聲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況今政在家哉遂乘桴浮海莫知其極而著雖以承命駕言宵征民不見德唯戮是聞論輸左校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也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尚其事見得思義豈不綽綽有餘裕哉韋著邁種其德少有云補可也虐刑以逞民心怨痛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古人懼旃鮮能不及矣

聲音

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鍾鼓鍠鍠磬管鎗鎗降福穰穰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類者也故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湯作護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斟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護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其後周室陵遲禮崩樂壞諸侯恣行競悅所習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竝以放遠滔湮心耳乃忘平和亂政傷民致疾損壽重遭暴秦

遂以闕忘漢興制氏世掌大樂頗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說其義武帝始定郊祀巡省告封樂官多所增飾然非雅正故繼其條暢曰聲音也昔皇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爲黃鍾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爲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之五聲於是乎生八音於是乎出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塤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詩曰鶴鳴九皐聲聞于天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

窮通

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滔滔江漢

南北之紀然時有壅滯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非唯聖人俾爾亶厚夫有恒者亦允臻矣是故君子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樂天知命無怨尤焉故錄先否後喜曰窮通也

謹按尚書曰人惟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周禮九兩友以任得民是以隋會圖其身而不遺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厥後陵遲彌已凋訛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陳餘張耳攜手遯秦友猶父子及據國爭權還爲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博育復隙其終始以交爲難况容悅偶合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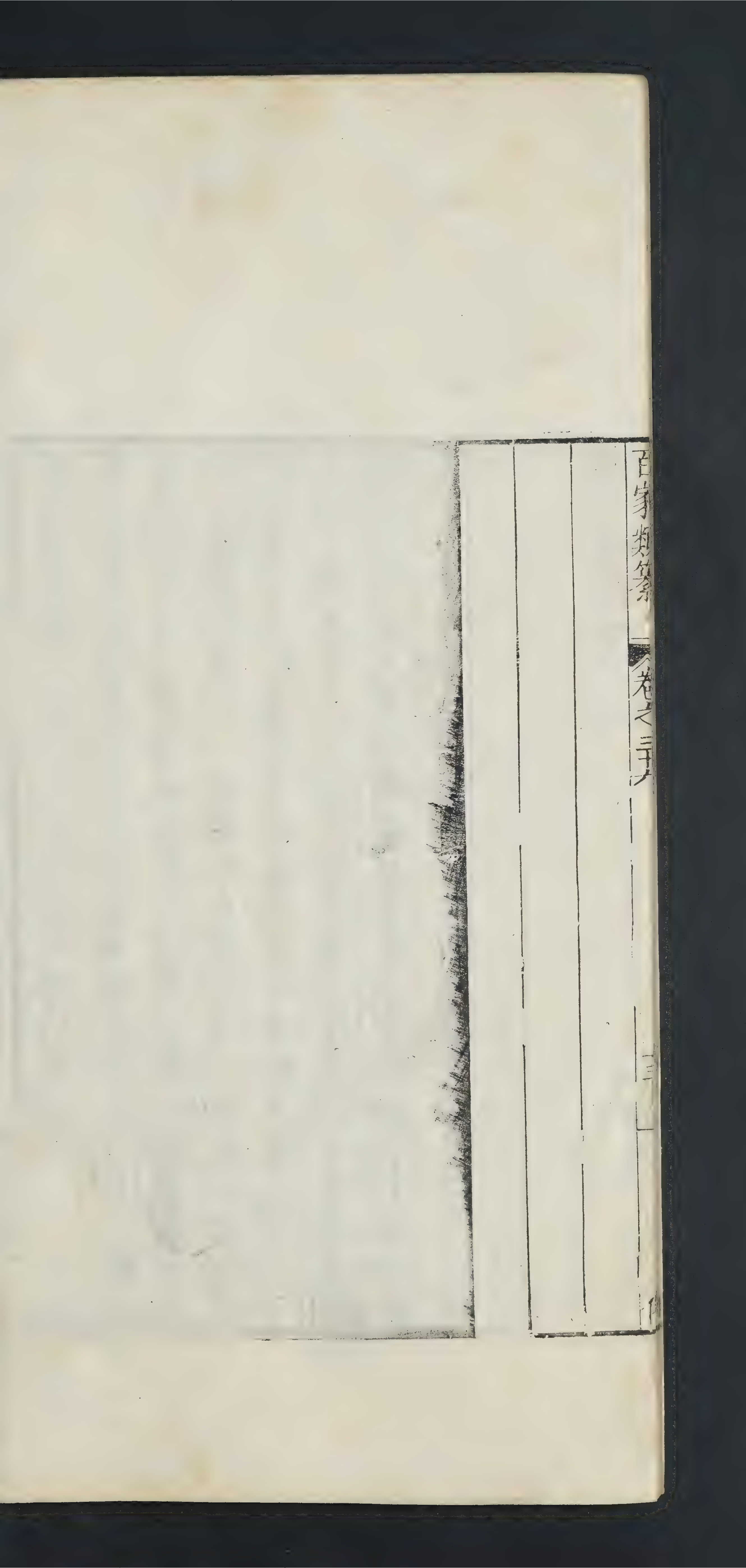
能申固其好者哉故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移於武安鄭當汲黯亦旋復然翟公疾之乃書其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自古患焉非直今也韓信寵秩出跨下之人斯難能也安國不念舊惡合禮中平李廣因感歸忿非義之理宣尼暨陳皆降而復升兼濟天下唯虞卿逼於彊秦獨善其身纘述篇籍垂訓後昆昔子夏心戰則癯道勝如肥何必高位豐爵以爲融懿也

祀典

禮天子祭天地山川歲徧春秋國語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禮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質者也及天之三辰所昭仰也

地之五行所生殖也九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禮矣論語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泰山不享季氏之旅而易美西鄰之禴祭蓋重祀而不貴牲敬實而不求華也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時盛矣至平帝時天地六宗以下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營寓夷泯宰器闕亡蓋物盛則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故記敘神物曰祀典也

風俗通卷之三十六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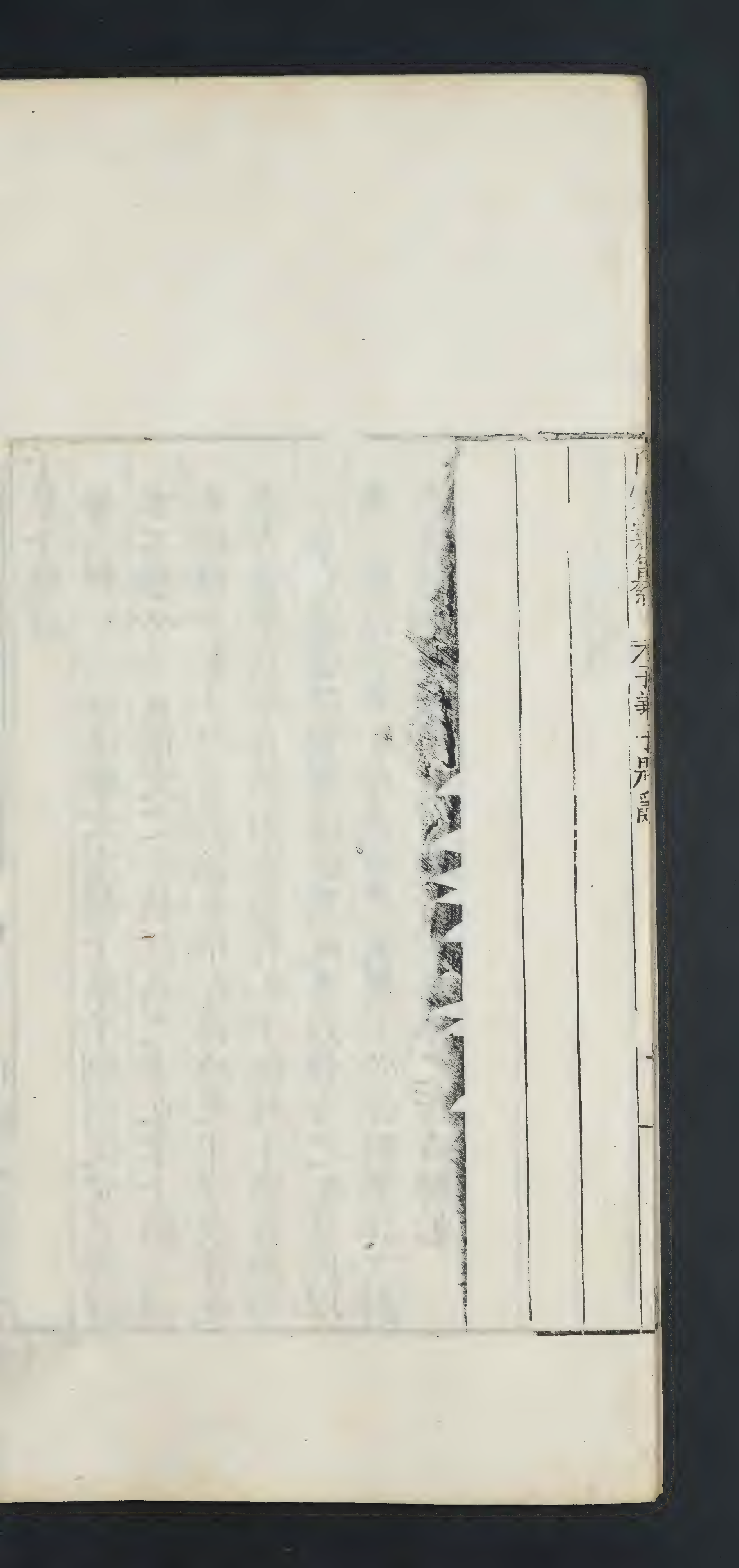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

子華子題辭

晉人程本撰按漢藝文志無子華子劉向校定其書辭亦不類必後世能文之士依託爲之者也朱子曰其理多取佛老醫卜之言其語多用左傳班史中字决非先秦古書原其所自祗因家語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意必當時賢者遂造爲此書以傅合之也晁氏以爲元豐以後舉子所爲書之真贋不必深辨然其文辭舂容議論煥發時有可觀者固藝林之所必録也

子華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七

雜家類　子華子

陽城胥渠因北宮子以見子華子曰胥渠頗有所謂也夫太初胚胎萬有權輿風轉誰轉三三六六誰究誰使夫子聞諸故記者審矣其有以發也胥渠頗承其餘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而聽之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真剖割通三而爲一離之而爲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兩而三之數登於九而究矣是以棲三陰之正氣於風輪其專精之名曰太玄棲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

陽也太玄正陰也陽之正氣其色赤陰之正氣其色黑水陽也而其伏爲陰風陰也而其發爲陽上赤下黑左青右白黃潛於中宮而五運流轉故有輪樞之象焉水涵太一之中精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之象其宮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則於其所尊者薄矣其虧彌甚則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知而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也辱莫大於不義不義者迫生也故曰迫生不如死人之常情耳聞而目見也耳聞所甚惡不如無聞目見所甚不欲不如無見是以迅雷則掩耳恐故也所貴乎嗜梁肉者非

腐鼠之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敗酒之謂也所貴乎尊
生者非迫生之謂也夫迫生之人鞠窮而歸故曰迫斯為
下矣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
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鑪焉鑄神鼎
於山上鼎成群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群小臣不得
上升攀龍之胡力顫而絶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
以長號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
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
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
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

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雲言之辨也惡足以相感召而實使之耶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僞則知者正之譎甚而殺亂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爲百福之宗爲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爲大爐鼓陽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

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群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蔵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誑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黄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爲衰老轉而爲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

弗幸免焉者也且自故記之所傳若存而若亡大庭中黃赫胥尊盧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圜之上嶢榭聯累雖處什伯不足以處也而復何所主宰臣何所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於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歆羨愚者矜跂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夫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爲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頓異是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懲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于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

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

郯子以達于禮聞于諸侯子華子亟徃從之見郯子焉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禮先王所以定之也非所以搖之也夫禮所以開之也非所以暴之也青黃黼黻文章之觀盡而五色渝宮徵還激生生之聲足而八音汩陸有羅罝水有網罟而飛羽伏鱗無以幸其生矣詩不云乎潛雖伏

矣亦孔之昭今郯子非徒摇之也又從暴之也郯子而達於禮樂異乎吾所聞肅焉而起遵塗而歸

子華子反自郯遭孔子於途傾盖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子華子曰惟道無定形虛凝爲一氣散布爲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萬物一者也夫孰知其所以起夫孰知其所以終凝者主結勇者營散一開一歛萬形相

禪太古之時澹泊恬愉鹿聚而麕居其知徐徐其樂于于夫是之謂宇有無以相反也高下以相傾也盛盈蚠息以相薄也龐洪蘆符以相形也由是以生由是以死由是以虧由是以成夫是之謂宙宇者情相接也宙者理相通也是故惟道無定形虛凝爲一氣散布爲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為響響欲絕而感已移意之所以將爲思思未華而事前輟何則精神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誠也精誠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恕以譎僞而

課忠言非其願意非其眞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於夕室也是白之懸而黒之募也是縱權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爲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掍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汚也而曰感不效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夫人君能致其君能有所不爲然後可以責之以有爲人臣能有所不爲然後能無不爲也本也末能無不爲者也能有所不爲矣

子華子適趙趙簡子不悅燭過典廣門之左簡子召而語之以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寘也

且無以爲國矣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苓塞子華子之行者五日矣燭過反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使使者於齊而使董安于寓書以招之子華子稽首而來再拜以肅使者于庭而授之辭曰主君之亡臣某不能束修越在諸侯以爲主君憂臣聞之物扃於所廿上扃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爲執事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栢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亡臣不佞實有隱衷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狎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亡臣亡臣雖復野死以寘溝畎其敢忘主君之賜惟執事者

財幸焉簡子得書召無恤而戒之曰爾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本吾且死汝必反之慎不忘也襄子曰諾

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文滑如理亂棼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炎如冰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蠹明弗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為古之知道者泊兮如大羮之未調譊譊兮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而還其精白津津若遺而復存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羨去慕孰知其故

石碏欲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聵寤生克段忽出而突入季友鴆慶父叔向誅鮒雍糾之妻尸糾

於朝莊仲子欲託其帑於魯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一言
而殺三郤華督父并忽於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為數也
是皆名為求得所欲而能遠所不欲者矣然太倫斁敗人
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者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吾語若亂
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於欲善而遠惡夫人之中虛
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
荊棘生矣父不疑於其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共
夫不疑於其婦婦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忠是還至而
效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惑議必
格大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意
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

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爲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功者不立虛願者不至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譽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子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燕也固宜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已者助同於已者愛同於已者愛之反則憎必有所立矣助之反則擠必有所在矣譽之

反則毀必有所歸矣然而人主不之察也左右執事之臣從而得其所欲爲則不禁也世之治亂盖嘗存乎兩間齊之燕也固宜

子華子曰元太初之中氣也天地得之運乎無窮后土得之溥博無疆人之有元百骸統焉古之制字者知其所以然是故能固其元爲完具之完殘其所固爲寇賊之寇加法度焉故曰殘固之謂寇毀賊則爲賊夫穿垣竇發鐍鑰其盜之細也夫

虎會以其私問於程子曰主君何如主也程子曰昔堯舜在上塗說而巷議所不廢也是是非非之謂士試爲吾子言之本也不敢以古事爲考先大夫趙文子之志也好學

而能受規諫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身舉士於白屋之下者四十有六人皆能獲其赤心公家賴焉及其殁也四十有六人者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夫好學知也受規諫仁也無私德焉忠也江之源出於汶山其大如甕口其流可以濫觴順沿而下控諸群荆廣袤數千里方舟然後可以濟此無他故也所受於下流者非一壑也夫先大夫文子其訓於是矣是以有孝德以出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用能光融於晉國顯輔其君以主盟於諸侯天下頼其仁兵稍之不試者垂十許年今主君懋其勲庸而光貴於趙宗無以則先大夫文子焉是取則尚德率義以弘大其光烈其將有譽於四方也乃若范氏

中行氏弗自克也而以覆其宗卿此則主君之所知也虎會曰辨矣夫子之言願少進也會得間而謁諸主君庶幾其有瘳程子曰詩不云乎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夫糾其邪志而濟其所乏是忠臣之所留察也吾子其勉行之矣本聞之山有猛虎林樾弗除江河納汙衆流是瀦昔者秦穆公以秦之士爲不足也起蹇叔於宛迎邳豹於鄭取由余於戎援百里奚於市用强其師以伉慧懷于斯時也晉國翦焉惟秦是從是故國以士爲筋幹不可以不察也今主君之未得志也有賓叔子者惟其後而進之有舜華者挽其不及而使之當於理有吾丘鳩者展布四體以爲紀綱之僕本聞之賓叔子之爲人也强毅而有立方嚴而不劌

其事主也齊戒祓濯而無有回心舜華多學而強記耻其所聞不惠於古初其立論挺挺而不可以奪吾丘鳩年十有五而始以勇力聞及其壯佼也四隣畏之能以人投人以車投車其視太行之險猶之步仞之丘此三臣者舉晉國之選也主君之所與懋昭其庸而光賁于趙宗者也公室六分河山之間龜拆而禺立范氏中行氏不庇其社而穎其宗主君之所不刋則繄此三臣之助今無故而戮於子矣又斃舜華於野以罪名不聞於國人吾丘鳩恐焉褁糧而之於他國主君其未之思耶何其首尾之刺戾也如是則主君之所以遠於大競者也吾子主君之信臣也夫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心焉聖人之所畏也今吾子能弗憚

煩而以其耿耿之思務以箴主君之闕遺將國人是賴五子其勉行之矣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為國柰何而治子華子對曰臣愚以為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爲則狹矣有意於治則陋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以有爲也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爲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爲治厚而不薄敬守其一正性内足群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旣成四境以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

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智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爲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爲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於欲爲也其禍起於願治也夫有爲願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爲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庀其司以不知爲道以柰何爲寶神農曰若何而和萬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為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奇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

以爲功後世以爲能以故記之所道而君之所知也臣戇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齊之所以爲齊者抑以異矣鍾鼓柷圉日以抎考而和聲不聞司空之刀鋸斷斷如也而罪罟滋長諸侯之賓客膏其脣吻而爭進說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爲蔽蒙僮夫豎隸曉然皆知公上之有惛心也造爲謌謠以蠱君心君曾不知之也冕旒清晨位宁以聽懟焉以古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顧肯以其一介之鄙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測之禍臣戇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夷考所由來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道不集矣群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故其弊日以深其固如性而君曾不之知也夫以君之明

疏瀹其所底滯而開之以鄉道夫孰能禦之抑臣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為也不可究也因其言而推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道博大而無倪吾所不能為也嘗曰有以拂吾之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

子華子往見季沈季沈曰自吾從於夫子也轍迹不遺於四國未有終歲以處也夫子亦勤且病矣哀也鄙人不通於夫子之量天下失道黑白溷溷而吾夫子駕其說將安之哀將有以請而弗敢也願質之於吾子子華子曰然仲尼天也其可違物而莫處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日月不

宇宙四指必迷所鄉矣仲尼人之準繩也仲尼之轍迹則病矣而亦皇暇之恤季沈曰敢問吾子之不試何也子華子曰本也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而轂圓者也將無乎而不可我則有所可也夫以我之所可而從夫子之無乎不可逝將從其後也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知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杌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者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

衍於後嘗試觀之夫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秘惜不可以知力窺也蒙金以沙固玉以璞珠之所生漩栢之淵而隈澳之下也豫章楩柟之可以大斵者必在夫大山穹谷嶔顏嶇崿之區抉剔之掎摭之剥削之苟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蚊蛩虺蜴之變雷霆崩墜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才也貴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壅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謂之遠天而黷明遠天而黷明神則殛之雖大必剥雖炎必撲荒落而類圮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戮隱戮也者陰隲之反也如以匙勘鑰也如以璽印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駭乎哉吾子之言也嬰也願遂其所以聞子華子曰大夫

無甚怪於余之所以言也余之所以言其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情爲惡其毀也成惡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恪固之心恪固之心萌於中虛卒然而攻其所甚愛則必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奪氣沮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塡乎膺拂然而怒塡乎膺則將無與爲敵者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恪固之心曾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其胸腹之私與其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而訿訿巧觝而深排規以幸人不已勝也夫人之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之照也甚可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怒以充塞乎兩間偏倶厄癃聚而爲陰陽之罰其中於人

也必慘矣是必至之勢而無足經怪者悲夫世之人莫之
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矣本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
所以道者矣昔先大夫欒武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共矯枉
而惠直不忘其職守而以從其君厥有顯聞布在諸侯之
冊書逮其嗣主則不然弗類於厥心放命以自賢怙寵專
權翦棄人士圖以封殖于厥躬國人疾視之如目有眯焉
日移其志以逮厥罰欒氏以亡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
也明曆以博識晉國之儁老也然且惕焉而不自居惟曰
余有所不見惟曰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聞暝有所
志旦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能光融昭
著以有立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而為晉宗卿逮其嗣主

則不然嚚嚚自庸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塞原甚於虺目惟諛佞之小夫是暱是用絜然知者遠之洒然善者伏藏以在下日移其志以速厥罪范氏以亡昔先大夫中行文子之在位也拔職俊良振其滯淹人之有伎能如出於厥躬恪謹弗懈惟力是視是以能相其君以尋盟諸侯逮其嗣主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崩角摘齒恐人之軋已也門如閙市惟利是視憸人乘間而會逢其惡極其回邪如鬼如蜮日移其志以速厥罰中行氏以亡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崇蘊穹窿而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大夫皆有玄德以媚於上下神祇其在嗣主荒墜厥訓用以覆宗滅緒餒其先靈而不得

以血食於晉國無他故也恃其感強昌侈而蔑棄於理憑人而勝天藏伎於中而以之違天地之所恪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況於單族後門之士竊人之爵祿而邀覬於一時之幸虛愒而恫疑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明同異之志未講而壅之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深於晉之三主者矣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高不隱仞而基傾之矣以兩手而揜人之聰明自以爲得也而不知其聾瞽之疾巳移於巳也悲夫夫豈不爲之大哀矣乎晏子曰駭乎哉言也徵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也請刻諸佩觿以志其不忘也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齊之公室懼卑柰何子華子曰夫人

之有欲也天必隨之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昔者軒轅二十五宗故黃祚衍於天下于今未忘也宗周之王也姬姓之封者凡七十夫指之不能率其臂猶臂之不能運其體也今齊自襄桓以來斬斬焉朝無公姓野無公田帶甲橫兵挾轂而能戰非公士也結綬纚纚位列而籍居非公臣也公族之子若其孫散而之於四方惟童隸是伍公族所以與俱者自有肺腸者也於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倘以是踽踽而以臨於人上也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今之人分財賄而設鈎策焉非以夫鈎策者為能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其怨也是以聖人窮造物以為識蓍蔡且龜卜筮蓍以爲決所以立言於公也聲出而應律

身出而協度然且權量尺石以爲器所以立正於公也義識而理訓舉天下無敢以容其議然且書契章程以爲式所以立信於公也德澤汪濊威制宏遠盡四海之大無不面納然且法度禮籍以爲準所以立義於公也今齊則不然所以爲國舉出於私矣非止乎此而已也而又公斂其怨私受其福矣公竊其名私享其實矣齊之忘於公室也非一日也故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

子華子曰昔先王之制法也有本衍焉有末度焉因而弗作守而弗為去羨去慕與四時分其序與寒暑一其度不言而民以之化不令而民以之服是以能因則大矣能守則固矣夫有心於作法之細也作而刻其真法之原也法

也者制世之麤迹也而且不可以容心焉而況於營道術乎於傳有之循道理之數而以輔萬物之自然六合不足均也七十九代之君其爲法不同而俱王於天下用此道也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公悪夫群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虚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悪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以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寵也深其植根蟠也固其譎誕死黨之交布散離立聯累羅絡而爲之䟽苟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叅處乎其中

間也士以廉潔而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昭以從人之昏昏洒焉若將有浼焉必不容矣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侑而際之曰黨人也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焉於是有流放戮辱之事夫士之自好者削斲數椽足以自庇而一簞之食足以糊口其孰肯以不貲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邪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小異者不容而已矣今則疑似者削跡矣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婾婀脂韋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者小人之至於齊爲日未數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其文也人君曾不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甚惡因以聽游士之侑舉齊之朝將化而為私人也日徃而月

昜築壇級於公宮而君不得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矣乎晏子曰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之志也端以有脩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其四野之外耒耜從其宜溝畎以其便其民悫而從法疏而弗失上下翦翦惟其君之聽盭氣伏息災疫不作四鄰寢兵而珪玉纁幣以承其權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言不聞聰明不開朝茀而不除野荒而荐饑其去治象也遠矣無等級以寄言者矣本聞之下無言謂之喑上無聞謂之聾聾喑之朝上有放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

升勺龠合以登之斛㢳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瑯琊之東渤澥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孛矣乎壘以爲明孤而爲蒼以一爲二以二爲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獲其所同忌前而排孤婞婀脂啇者日至於君之前固寵而恃便公不能禁也猶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爲儀則㢋無走馬矣猶之售玉者然不論其薫貞温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爲儀則篋無連城矣惟士亦然論士不以其才而以勢地爲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且齊之爲國也表海而負嵎輪廣隈澳其塗之所出四通而八達游士之所湊也今齊君之所習而狎者非鮑國之

私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游士無所植其足則憑軾結轍而遠之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象之所以不存也本聞之窮鄉下里其爲叢祠也不過於危酒而腐肉蕪國之社不難於請福今齊之憔瘁也甚矣所欲以爲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畧具矣夫子之於齊君也朝夕進見而猶固惜自愛也獨不出其謦欬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偏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之於君犬彘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有罪矣晏子問於子華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爲陋而有虞氏牀戒於塗髹其尚儉

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濇嗇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以定而精不捏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也夫視入以爲出庚氏之職業也操羸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爲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宮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具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執也柰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爲庚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

也土階塗𦂐之說野人之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聞之堯居於衢室之宮垂衣而襞幅遂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群后帶幅舄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袗衣而鼓五絃之琴畫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黄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韺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惡有所謂塗𦂐以自狀戒者此腐儒之所采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則約可豐則腆豈有覽四海之賦受九畛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有塗𦂐而不

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敢玉則敢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偏賤居大而侵小夫以至公之尊而國隸以自奉難爲其下矣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豊其宗祧曰吾以是爲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徵吾子嬰無所聞之也終不敢以論約

子華子曰聖人貴中君子守中中之爲道也幾矣寓中六指中存乎其間兩端之建而中不廢也是故中則礿旣矣小人恣睢好盡物之情而極其埶其受禍也必酷矣何以言之朱明長嬴不能盡其所以爲温也必隨之以揫斂之氣而爲秋玄武沍陰不能盡其所以寒也必隨之敷榮之

氣而爲春孰爲此者天也天且不可以盡而況於人乎是故誠能由於中矣一左一右雖過於中也而在中之庭一前一却雖不及於中也而在中之皇及小人好盡則遠於中矣遠於中則必窮於邊幅而裂矣必觸於巖牆而僵矣必墜於坑塹而亡矣如以石而投之於淵也不極則不生矣悲夫天道惡盡而昧者不之知也古之君子齋戒以滌其心奉之而不敢失有其中之謂歟天地覆壓中不磨也陰陽並交中不淪也五色玄黃亂於前中不失也悲夫世之小人快其志於俄頃之久而促其所以爲中也危國喪身而不早悟也惟其測然而以中但之但之而不早悟也是之謂下愚而不可動化者也

子華子曰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在人呼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數矣宓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大庭惝恍而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两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也

子華子曰道之所載曰出拓坦有足者斯踐之矣夫何故平故也恢潏濛澒而無不容一與二二與三吾不知其攸然而同謂之平夫何故虛故也惟虛爲能集道惟平爲能載道無所於閡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左不偏於左右不偏於右無作好也無作惡也如懸衡者然平之至也心胸之

兩間其容幾何然則歷陸嶔嶇太行鴈門橫塞之靈臺之關兮水之不通而奚以有容嗜欲炎之好憎氷之炎與氷交戰焉則必兩相傷者矣是故革四攅則裂胄中滿則充薄氣發喑惴怖作狂積憂損心心氣乃焦故曰一虛一平而道自生一平一虛而道自居

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王者有嗜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也

子華子曰生者死之對有者無之反瘅者隆之因虧者成之漸大道無形無數無名無體以無體故無有生死以無名故無有有無以無數故無有隆瘅以無形故無有成虧

旣已域於四象者失完不能無毀也是以常華雖柔擴之則裂礦石雖堅攻之則碎剛柔重輕大小長短雖不同也同於一畫故古之制字字爲之破而文亦如之

子華子曰周天之日爲數三百有六十閱月之時爲數一百有六十天地之大數不過乎此五方之物其爲數亦如之鱗蟲三百有六十震宮蒼龍爲之長羽蟲三百有六十離宮朱鳥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兌宮麒麟爲之長介蟲三百有六十坎宮伏龜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盈宇宙之間人爲之長一人之身爲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爲一

故曰天地之間人爲貴

子華子曰撞鈞石之鍾六樂合奏於庭所以爲樂也而隱憂者臨之而逾悲不主乎樂故也鬱挹而行歌促絃而急彈所以寫憂也而安恬者得之而逾歡不生於憂故也然則憂樂在外也所以主之者内也内之所感赭蒼互色東西貿區而昧者則不之知也故曰觀流水者與水俱流其目運而心逝者歟

子華子曰渾淪鴻濛道之所以爲宗也偏覆包涵天之所以爲大也昭明顯融帝之所以爲功也道無依阿天無從違帝無决擇然則心烏乎而宅道心天也天心帝也帝心人也人之心莫竊乎慈莫便乎恕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

於慈故也夌波而先濟跂而望乎後之人便於恕故也此心之弗失焉可以事帝矣可以格天矣可以入道矣此心之弗存焉道之所去也天之所遠也帝之所誅也古之制字者此茲爲慈如是爲恕非其心也則失類而悲是以挾道理以御人群者庯詎而忽諸

子華子曰凡物之所有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紬之紬思由是以相屬也姓伷之由族由是以有分也橘柚之柚味由是以有別也宇宙之宙理由是以有傳也禾之油油穀由是以發也雲之油油雨由是以降也憂心有妯心由是以動也左旋右抽軍由是以正也故凡物之所由有者事之所以相因

也理之所以相然者也

子華子曰大道有源其源甚眞名曰空洞空洞無有是生三元三元之功同立於玄縱而守之是謂三極衡而施之是謂三紀上下貫焉是謂三才一之所成萬紀以生一之所綱萬有以藏是故空者無不備之謂也洞者無不容之謂也大道之源其源甚眞無物不稟無物不受無物不度廣盡於無眇細淪於無間付畀稟受而不加貧𪇆酢應對而不加費故曰道於一萬事畢此之謂也

子華子曰仰而視之玄在焉俛而察之玄在焉旁行而四達玄在焉仰而望之玄黍乎其前也扼足窘行去而遠之玄瞠乎其後也是故玄無所不在也人能守玄玄則守之

不能守玄玄則舍之

子華子曰火宿於心炎上而排下其神躁而無準人之慕急於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於肝觸突干抵而銳其神狷束而無當人之樸顛以取禍者肝使之然也金宿於肺礰訇而不磨礚而不能仰也其神濶踈而無法人之訐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水宿於腎瑟縮以湊險其神伏而不發人之媕婀脂韋以取禍者腎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礴而不盡其滲漉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人之重遅滙納以取禍者脾使之也火氣之喜明也木氣之喜達也金氣之喜辨也水氣之喜藏也土氣之喜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孝事肝者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知

事胛者宜以誠實而不詐五物宿於其所喜五事各施其所宜外邪之不入內宄之不泄夫是之謂善完

子華子曰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今有美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蒙之以倛首則見之者棄之而走更之以輕紈阿楊焉則向之走者留行矣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

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修而名不立無爲於擇術矣庶羞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咽不下無爲於貴饌矣抱璧而徒乞無爲於貴寶矣敢問夫子之所以志子華子曰然釜槩之於量也不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所不至鈞天廣奏飛鳥過而不止崇檻續拱猱狖逃

馬且員動而方息所性不同也火炎而水流習使之然也
令以大夫之所處而議本之所以志必不諧矣無以則有
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夫六虛有精純粹美之氣而不敢
傳焉託於物以寫其響流其形於萬有而不敢以有爲試
嘗論其微矣佼麗之易苦窳也而醜革則堅牢華壁之易
以碎也而金鐵則難陶甚矣物之不可以全也如是是不
可以一方取也是不可以一伎爲也惟知此道者庶幾乎
其能全今大夫必脩而端慤壯長伉以有立方將揭其昭
明焉而以爲人之的其犯難也果其量物也偏而又且徑
往而直前矯拂人之所不欲而規以自立甚無所用之虛
名此非本之所得知也夫目之明能見於百步之外而顧

不見其背也惟墻之後則無睹也無以則有一焉而顯因以有献也
子華子曰萬物玄同孰是而孰非孰知其初孰知其終吾無得其所以然也命之曰一一者衆之有宗也道得之謂之太一天得之謂之天一帝得之謂之帝一帝一也者立乎環中扣其響而不得也味其臭而不得也渾渾兮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茫茫兮如無所終窮天一也者爲而不宰成而不有機之所由以出焉機之所由以入焉太一也者有而無家能化一以爲二化二以爲三因三以成萬物故曰一之變大矣三而三在九而九有萬不同而管于一術通乎一術無一之不知昧乎一術無一之能知是故音聲顔色臭味之數不過於五五者立於一一立而萬

物生矣
子華子曰寒溼溫燥晦明之變則大矣形怛乎化則涸而其形無盡喜怒哀樂思懼之化則備矣神經乎變則涸而其形有餘正氣之在人也上下灌注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極也不可以爲量也是能使其形之所澤鬱鬱勃勃而不可屈是能使其形之所宅完固靜專而不可撓是故能通於養氣之術者不可以務不白也且氣不勝邪攻之矣攻之而不已則氣必剉剉之而不已則向於消亡矣正氣漸盡邪術壯長心傷於中而色澤外變神去其幹而死矣是以古之知道者築壘以防邪疏源以毓眞深居靜處不爲物攖動息出入而與神氣俱魂魄守戒謹窒其兌專一

不分真氣乃存上下灌注氣乃流通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而不休陰營其藏陽固其府源流泄泄滿而不溢冲而不盈夫是之謂久生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有衰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反其本初則還復疑於自性者矣

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效也甚徑與變相蕩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挹之而不冲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凰麒麟也豢牢之養爾彼其視醴液甘露也甽澮之寫爾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哇圃之毓爾彼其視玉石瓌怪凡種種

之族者篋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膳不徹於前鐘鼓不鮮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鈌於治聖王巳沒天下大亂父子質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衡陳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蓍龜而襲吉福之末也顛蹶望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後世之人主方且睢睢盱盱唯此之事而為人臣者巧詐誕譎以容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於天借或然氣數之繆也忽有鍾其變

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矚也於是奉以爲祥君臣動色士厥華聽以至作爲聲歌而薦之於郊廟錯采繢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奄然以爲後世莫我之如也彼其却數於上世其所謂豢牢之養也畎澮之寫也畦圃之毓也篋襲之藏也章章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跂而以爲希有之事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其亦弗該於帝王之量者矣

子華子居於苓塞北宮意公仲承侍縱言而及於醫子華子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淪也淪者養也腑藏之伏也血氣之留也空竅之塞也關鬲之礙也意其所未然也意其所將然也察於四然者而謹訓於理夫是之謂醫以

其所有餘也而養其所乏也以其所益多也而養其所損也反其所養則益者彌損矣反其所養則有餘者彌乏矣察於二尺者而加疏瀹焉夫是之謂藥故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瀹也瀹者養也北宮意曰正惟是世俗之醫所不能爲也雖然意聞之也有所資於意不如無意之爲愈也有所待於養不如無待之爲愈也敢問人之精神也其升降上下與晝夜相通也與天地相灌注也其爲種凡有幾子華子曰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吾次其所以學也而擇取之矣夫天降一氣則五氣隨之寄備於陰陽合氣而成體故有太陽有少陽有太陰有少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故陽中之陽者火

是也陰中之陰者水是也陽中之陰者木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土居二氣之中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是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内不離於五人亦如之血氣和合榮衛流暢五藏成就神氣舍心魂氣畢具然后成人是故五藏六腑各有神主精稟於金火氣諧於水木精氣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是也生之所自謂之精两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返謂之魂並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

志之所造謂之思思而有所顧慕謂之慮慮而有所决擇謂之智夫於智十累之上也至於智則知所以持矣知所以持則知所以養矣榮衛之行無失厥常六腑化榖津液布蕩故能久長而不斃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是以精止則滯神惛則伏魂拘則沉魄散則耗心煩則惑志鬱則陷意營則罔思濫則殆慮殫則蒙智礙則愚故所謂持者持此者也所謂養者養此者也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公仲子曰夫子之言也而之問也承也得所未之嘗聞知發蔀焉願夫子益其說而稽徵其所以觧也子華子曰然言固不可以一而足也夫心也五臟六腑之主也精神之舍也

心之精爲火其氣爲離其色赤其狀如覆蓮其神爲朱鳥其竅上通於舌肝之精爲木其氣爲震其色青其狀如懸瓠其神爲蒼龍其竅上通於目肺之精爲金其氣爲兌其色白其狀如懸磬其神爲伏虎其竅上通於鼻腎之精爲水其氣爲坎其色黒其狀如介石其神爲玄龜其竅上通於耳脾之精爲土其氣爲戊己其色黄其狀如覆缶其神爲鳳凰其竅上通於口是故脾腎心肝肺五官之司口舌鼻耳目五官之候脾之藏意腎之藏精心之藏神肝之藏魂肺之藏魄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熱風燥濕五氣之聚也水以潤之火以熯之土以溽之木以敷之金以歛之此以其性言也水之洌也火之炎也土之蒸也木之温

也金之清也此以其氣言也水在下火在上土在中木在左金在右此以其位言也水之平也火之銳也土之圜也木之曲直也金之方也此以其形言也水則因火則革土則化木則變金則從革此以其材言也水井洫也火爨冶也木金器械也土爰稼穡也此以其事言也夫盈於天地之間而充物者惟此五物也凡五物之有不可無也其所無不可有也微者養之使章弱者養之使强損者養之使益不足者養之使有餘無物不養也無物不備也夫是之謂和喜怒哀恐思不能汨也視聽言貌思不能奪也夫是之謂太和之國太和之國無待於意而爲醫太和之俗無待於養而爲藥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中無載則道集

於虛矣心無累則道載於平矣安平恬愉吐故納新靜與陰同閉動與陽俱開若是者由人而之天合於太初之三氣矣以之正心脩身治國家天下無以易於此術也吾之說盡於此矣二子拱而退書以識之

子華子曰古之至人探幾而鉤深與天通心清明在躬與帝同功是以進爲而在上則至精之感流通而無礙以上行而際浮以下行而極憂以旁行而塞於門表不言而從化不召而效證以其所以感之者內也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瞋瞋蹎蹎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永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撲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夭是以難老末世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譎相誕而情不應

蓋先霜霰以戒裘爐者矣機栝存乎中而群有詐心者族攻之於外是以父哭其子兄喪其弟長短頡頏百疾俱作時方疾癘道有繈負盲禿狂傴萬恬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食虹蜺晝見五緯相凌四時相乘水竭山崩宵光晝寘石言犬疴夏霜冬雷繆盭之族諸禍之物不約而總至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故曰天之與人其有以相通此之謂也

留務茲從子㭬子游者十有二年目相屬而言不接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於五源之溪子㭬子曰天下之物有甚滑稽而難持者女知之矣乎疾之則脫緩之則潎焉以逝

非捉圖之謂也而所謂善持者能爲之於疾徐之間今女之所治吾無間然者矣然子之志則廣取而汎與者也吾恐女之後夫擇者也其將有剽女之外郛而自築其官庭者矣登女之車而乘之以馳騁於四郊者矣取女之所以爲璧者毀裂而五分之者矣夫道固惡於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得其所以傳也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今女則往矣而思所以慎厥與也則於吾無間然者矣

子車氏之猳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巳也齧而殺之決裂其腎腸糜盡而後止其同於巳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怵於愛憎雖

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況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挹握附耳呫呫相爲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子車氏之猳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爲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惛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爲質者矣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爲質夫何所憚而不爲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爲澄子者或寡矣

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閲水以成川世閲人而爲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笴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治古之時積美于躬如膚革之就充惟恐其不脩弗憂於無聞如擊考鼓鐘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不然荒飈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宵零而朱草立槁媾市之徒又從而媟蘖以髡搖之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機穽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拱梏悚抱其一槩之揉泯泯默默而願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霔鷄喑於時而失其所以爲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歟

子留子築居於五源之溪使其徒公子賓胥見子華子於

齊曰先生之後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夫五源之溪天下之至窮處也羆吟而鼬啼且曉昏而日昳也蒼蒼踟蹰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上脉膏以發其植物也兌兌以澤其淸流四注無乏於濯漑其蘋草之芼足以供祭也流光馳景却顧於斷蹊絶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其石皺栗爛如赭霞藹草之若從風以揚壟耕溪飲爲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今先生之年運而徃矣而其所以藴藏者無期惟是河汾之間不吾容也而寄食於海瀕歲又弗稔其何以供億今之諸侯其地相將也其德相若也先生之車軫其將誰氏知之是以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無寧先生而肯照臨於山溪之中將使斯人也耳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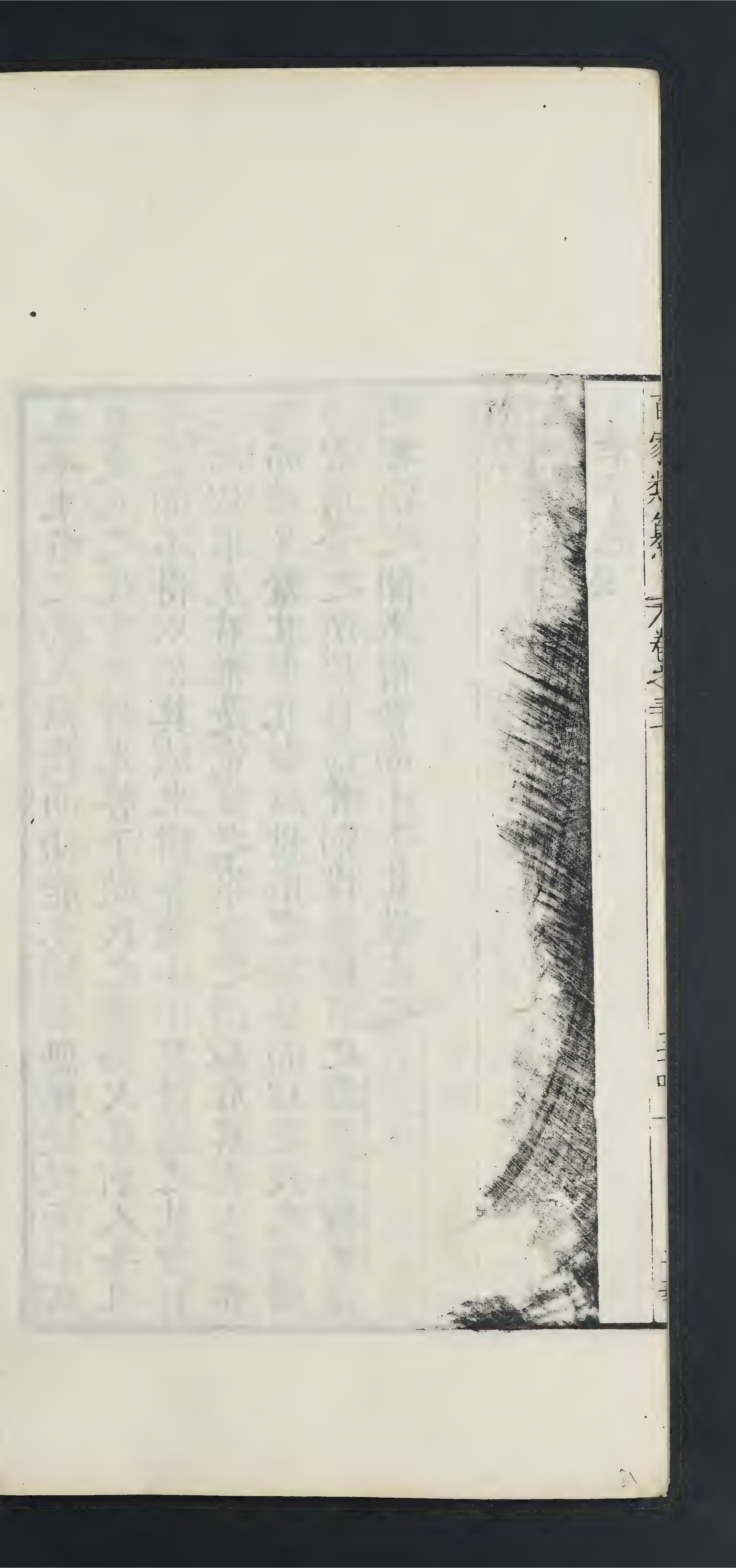
而自明先生豈無意於此乎子華子曰爾歸而語而夫子矣而以所以屬於我者渠渠不忘於我之心咼咼如也吾聞之太上遠世其次違地其次違人而之所志其違地矣乎曩者吾有緒言於會矣曰我必死爾以吾骨反而涉河以從吾先人於苓塞之下我之意也已有所在矣不得而從於爾之求矣夫志之所存雖遜而親雖鈌而成彊裂壞斷不吾間也而今而後吾知神爽坐馳於五源之間而亦將朝夕而惟余是從吾何必往也嘻來賔胥我之不得往猶而夫子之不得來也詩不云乎莫往莫來使我心疚吾之與而夫子也其弗覿矣乎

子華子自齊而歸召子元而訓之曰來爾會而小子其謹

志之昔吾之宗君爲周日正周公作成周定鼎於郟鄏偹
和周郊於是吾之宗君薦其所以爲祥者其族有三曰井
里之璞也曰太山之器車也曰唐叔異畝之禾也唐叔得
禾異畝同穎吾之宗君請以爲獻王命分寶玉于魯公時
庸展親歸禾於周公作歸禾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
以吾之宗君始有蒲堂以朝作程典令其顯庸書在故府
逮宣王之時吾之宗君入董六師爲王虎臣是曰司馬司
馬之后凡九世而其子孫或播居于汾消之間十有一世
而固并於溫先大夫宣王之棄世也背違其群而吾之宗
君厥有大造於趙欒於瓜苗之有衍我是以庇其欒而食
其實及吾之身雖不釋於簡主而趙則直吾姓之所宗氏

也今主名之爲人强毅而法能忍詬而無慝挺挺而不回
且受人之覞言其將光啓于趙氏之業而大其前人吾且
老矣而不得以相其成来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其勿有
二心以事主君惟是窀穸之事吾之所以后其先人者弗
儉弗修允鳌其中其勿以世俗之垢昏而以浼我之所脩
乃若爾會之所以自爲者則惟吾宗君之忝其於我亦頇
有無窮之聞来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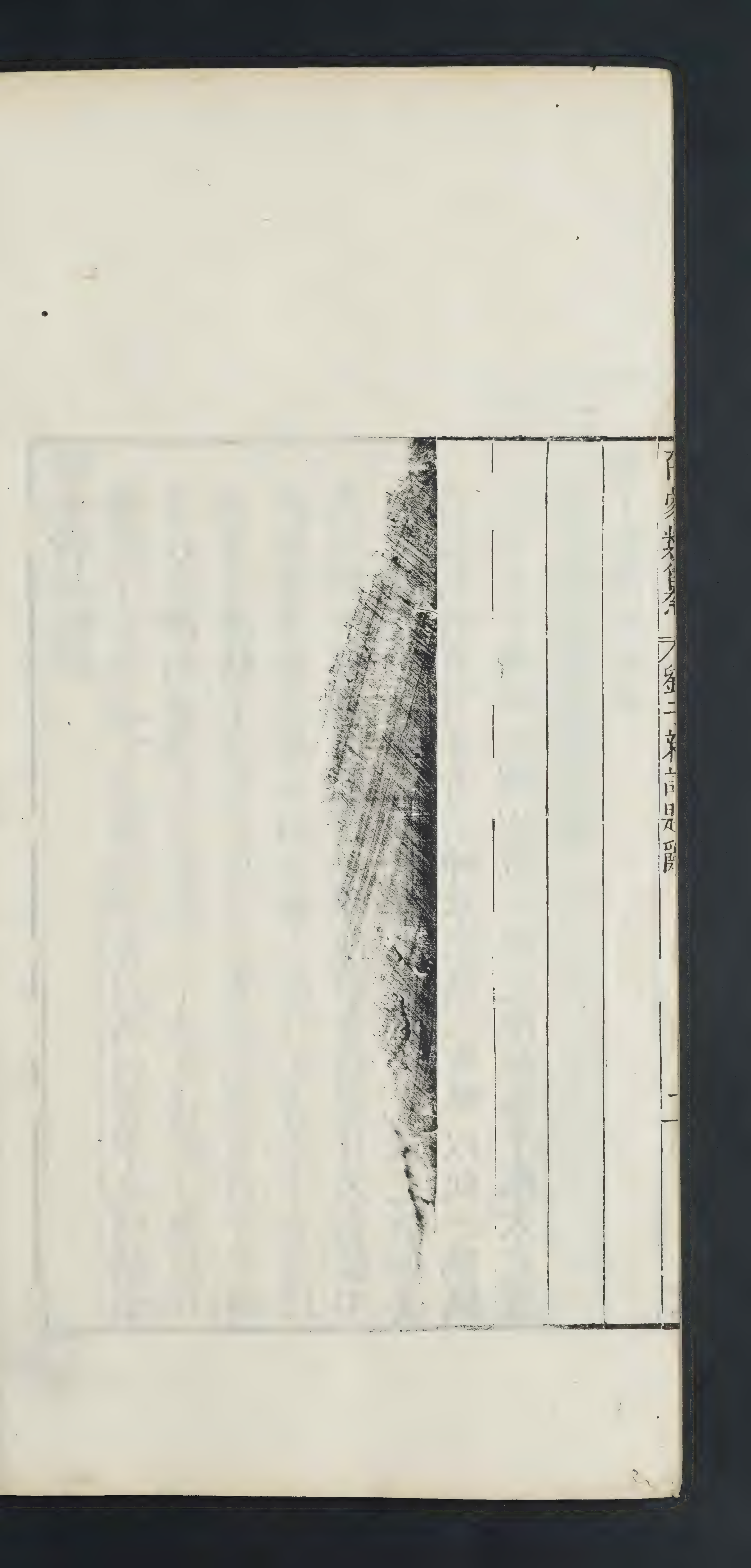
子華子卷終



劉子新論題辭

按劉子五卷五十五篇北齊書以爲劉晝字孔昭撰袁孝政序謂劉晝傷己不遇遭天下凌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王應麟玉海載北史晝又著金箱璧言高才不遇賦與書中語意頗合似爲斯人所作也唐志十卷直以爲劉勰然觀勰所著文心雕龍辭旨偉麗且又卷數不同非也此書泛論治國脩身之要雜以九流之説無甚高論然時有可喜者清神章云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宋太史嘗謂三復其言爲之出涕

劉子新論題辭畢



百家類纂

雜家類　　劉子新論

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故恬龢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神恬心靜則形無累矣夫一哀一樂猶能奪正性况萬物之衆而拔擢以生心神哉故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臟之使候也嗜欲連綿于外心腑壅塞於內蔓衍于荒淫之波留連於是非之境而不敗德傷生者寡矣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貴身而忘

殘故尊勢不能動樂道而忘貧故厚利不能傾
林之性靜所以動者風搖之也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
之也人之性貞所以邪者慾眩之也將收情慾先閉五關
目愛彩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
滋味命曰燻喉之煙身安輿駟命曰召蹷之機此五者所
以養生亦所以傷生故明者刳情以遣累約慾以守貞食
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靡麗之華不以滑性哀
樂之感不以亂神處于至足之泉立于無害之岸此全性
之道也

媒揚譽人而受譽者不以為德身膚強飯而蒙飽者不以
為惠嬰兒傷人而被傷者不以為怨侏儒嘲人而獲嘲者

不以爲辱何者挾利以爲已有情於譽飽雖蒙惠而非德無情於傷辱雖獲毀而無憾魚不畏網而畏鶘復讐者不怨鏌鋣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有情劒無情而人有心也是以聖人棄智以全真遣情以接物不爲名尸不爲謀府混然無際而俗莫能累矣

翠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丹以含色磨肌石以抱玉碎質此四者生於異俗與人非不隔也託性于山林寄情于物外非有求于人也然而自詒伊患者未能隱其形也若使翠歛翮于明丘之林則解羽之患永脫龜曳尾於陽谷之泥則鑽灼之患不至丹伏光於春山之底則磨肌之患永絕石亢體於玄圃之嵓則剖琢之憂不及故窮巖曲岫之

梓櫟生於積石額貫青天根鑿黃泉分條分葉輪菌磥硊麒麟戲其下鵷鸞游其顛浮雲棲其側清風激其間終歲無毫釐之憂免刀斧之害者非與人有德也能韜其質故致全性也路側之楡樵人采其條匠者伐其柯餘有尺櫱而爲行人所折者非與人有讐也然而致寇者形不隱也周鷄斷尾獲免犧牲（文王欲殺雄鷄祭廟其鷄知毛色乃自斷其尾恐神明不歆遂免死）山狙見巧終必招害（楚王使由基射山狙事）由此言之則出處之理亦可知矣是以古之有德者韜迹隱智以容其外澄心封情以定其內內定則神腑不亂外容則形骸不擾以此處身不亦全乎

至道無言非立言無以明其理大象無形非立象無以測

其奧故不登峻岑不知天之高不瞰深谷不知地之厚不游六藝不知智之深遠而光華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故吳榦質勁非筈羽而不美越劍性利非淬礪而不銛人性儇惠非積學而不成仲尼臨沒手不釋卷仲舒垂卒口不輟誦有子惡臥自碎其掌蘇生患睡親錐其股以聖賢之性猶好學無倦矧庸人而可怠哉

奕秋通國之善奕也當奕之思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屬未屬之際問以奕道則不知也非奕道之深情有暫暗笙猾之也隸首天下之善筭也當筭之推有鳴鴻過者彎弓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之難意有暴昧鴻亂之也故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專於聽也

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聞專於視也以瞽鼈之徵而聽察聰明審者非用心之一哉是故學者必專勤精思以入於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諷誦雖入於耳必出於口矣

樂者天地之聲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五時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各像勳德應時之變故黃帝樂曰雲門顓頊曰五莖嚳曰六英堯曰咸池舜曰簫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此八樂之所以異名也先王聞五聲播八音非苟愉心滿耳聽其鏗鏘而已將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協律呂之情和陰陽之氣調八風之韻通九歌之分奏之圜丘則神明降用之方澤則幽祇昇擊拊球石則百獸率舞樂終九成則瑞禽翱翔上能感動

天地下則移風易俗此德順之音雅樂之情盛世之聲也明王既泯風俗凌遲雅樂殘廢溺音競興故太甲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為北聲鄭衛之俗好淫故有溱渭桑中之曲楚越之俗好勇則有赴湯蹈火之歌各詠其所好言其所欲作之者哀聽之者泣由心之所感也故延年造傾城之謌漢武思靡嫚之色雍門作松栢之聲齊湣頹未寒之服荊軻入秦宋意擊筑謌於易水之上聞者瞋目髮直穿冠趙王遷於房陵心懷故鄉作山水之謳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思君兮君豈知聽者嗚咽泣涕流漣此皆淫泆悽愴憤厲哀思之聲非理性龢情德音之樂也故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

應之順氣成象而龢樂興焉君子慎其所以感者
忠孝仁義德之順也悖傲無禮德之逆也順者福之門逆
者禍之府今使孟説紂時勇士引牛之尾尾斷臏裂不行十步
若環桑之條以貫其鼻靡以尋綯被髮童子騎而策之風
于廣澤恣情所趨何者十步之行非遠於廣澤被髮之童
非勇於孟説然而近不及遠強不如弱者逆之於順也司
馬蒯聵天下之攻劍者也今提劒鋒而掉劒觚必刎其指
而不能以陷腐木況金甲乎若提其觚而掉其鋒雖則凡
夫可以陸斬犀象水截蛟龍矣順理而行若執劒觚逆情
而動如執劒鋒欲無傷乎后稷善播植不能禾稼冬生逆
天時也禹善治水鑿宂川不能回水西流逆地勢也人雖

才藝卓絶不能悖理成行逆人道也故順理處情雖愚俗可以立名反道爲務雖賢哲猶有禍害君子如能忠孝仁義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蘧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勾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坰野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不以視之不見而移其心聽之不聞而變其情也

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衣食爲民之本而工巧爲其末也蓋彫文刻鏤傷於農事錦繢綦組害於女工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源也故建國者必務田蠶

之實棄美麗之華以穀帛爲珍寶比珠玉於糞土何者珠
玉止於虛玩而穀帛有實用也假使天下瓦礫悉化爲和
璞沙石皆變爲隋珠如值水旱之歲瓊粒之年則璧不可
以禦寒珠未可以充饑也雖有奪日之鑑代月之光歸於
無用也何異畫爲西施美而不可悅刻作桃李似而不可
食也哉是以先王敬授民時勸課農桑省游食之人減徭
役之費則倉廩充實頌聲作矣
水濁無掉尾之魚土确無威蕤之木政煩無逸樂之民是
故善爲理者必以仁愛爲本不以苛刻爲先先王之治上
順天時下養萬物草木昆蟲不失其所獺未祭魚不施網
罟豺未祭獸不脩田獵鷹隼未擊不張罻羅霜露未沾不

伐草木草木有生而無識鳥獸有識而無知猶施仁愛以
及之奚況生人而不之愛乎故君者其仁如春其澤如雨
德潤萬物則人爲之死矣
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
從之昔齊桓公好衣紫闔境盡被異綵晉文公不好服美
羣臣皆衣牂羊魯哀公好儒服舉國皆着儒衣趙靈王好
鵕鸃國人咸冠鵕冠楚靈王好細腰臣妾爲之約食餓死
者多越王勾踐好勇而揖鬭蛙國人爲之輕命兵死者衆
從君所好也堯舜之人可比屋而封桀紂之人可接屋而
誅非堯舜之民性盡仁義而桀紂之人生輒姦詐而善惡
性殊者染化故也是以明君愼其所好以正時俗樹之風

聲以流來世

昔王良之善御也識馬之饑飽規矩疾徐之節故鞭策不載而千里可期然不可以無鞭策者以馬之有佚也聖人之爲治也以爵賞勸善以仁化愛民故刑罰不用太平可致然而不可廢刑罰者以民之有縱也是以賞雖勸善不可無罰罰雖禁惡不可無賞賞平罰當則理道得矣故君者賞罰之所歸誘人以趨善也其利重矣其威大矣空懸小利足以勸善虛設輕威可以懲姦矧復張厚賞以施下操大威以臨民哉故一賞不可不信也一罰不可不明也

言以繹理理爲言本名以訂實實爲名源有理無言則理不可明有實無名則實不可辨黃軒四面非有八目黃帝使諸

侯分理四方因以爲四面即令之方伯也夔之一足必有獨脛魯哀公問孔子曰后夔一足信乎子曰調大律和八音惟一人則足矣周人玉璞其實死鼠楚之鳳皇乃是山鷄愚谷智叟而像禎稱皆有賢人隱於愚谷者自號曰愚時人聞之以爲真愚人也黃公美女乃得醜名齊有黃公二女皆國色常謙卑以爲醜惡故舉國無聘者衛有鰥夫時冒取之果國色也魯人逢掖實非儒行東郭吹竽而不知音四面一足本非真實玉璞鳳皇不是定名魯人東郭空濫美稱愚谷黃公橫受惡名由此觀之傳聞壹真翻轉名實美惡無定稱賢愚無正目俗之弊者不察名實虛傳說者即是定真聞野夫人謂之田父河上姹女謂之婦人堯糉木樹中水禹糧赤土中盎赤之土禹治水之食乃取此土食之龍肝牛膝謂之爲肉掘井得人言自上而出三豕渡河云蹏行水上凡斯之類不可勝言

故狐狸二獸因其名便合而爲一蛩蛩巨虛其實一獸因
其詞煩分而爲二斯雖成其名而不知敗其實也有志於
正名者可不愼諸

昔畢萬以盈大會福晉仇以怨偶逢禍然盈大者不必盡
吉怨偶者不必皆凶而人懷愛憎之意者以其名有善惡
也今野人晝見蟢子者以爲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雀者以
爲有爵位之象然見蟢者未必有喜夢雀者未必蟬冠而
人悅之者以其名利人也水名盜泉尼父不漱邑名朝歌
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子還軔亭名柏人漢高夜遁何者
以其名害義也昔有貧人命其狗曰富命其子曰樂方祭
而狗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之曰不祥家果有禍其後子

死哭之曰樂而不自悲也莊公有人字其長子曰盜次子
曰毆盜持衣出耨其母呼之曰盜吏因縛之其母呼毆毆
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盜幾至於殪立名
不善而受其弊審名之宜豈不信哉
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鱉爲鄰驥之伏也孫陽未賞
必與駑駘同櫪士之隱也知己未顧亦與傭流雜處自非
洞明莫能分也故孔方諲之相馬也雖未追風逐電絕塵
掣影而迅足之勢固已見矣薛燭之賞劒也雖未陸斬玄
犀水截輕羽而銳刃之資亦已露矣故范蠡吠於犬竇文
種聞而拜之鮑龍跪石而吟仲尼爲之下車堯之知舜不
違桑陰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永日眉睫之微而形於色音

聲之妙而動於心聖賢觀察不待成功而知之也陳平之棄楚歸漢魏無知識其善謀韓信之亡於黑水蕭何知其能將豈待吐六奇而後明破趙魏而後識哉甚矣知人之君未易遇也侯生夷門抱關之吏見知於無忌豫子范中行之亡虜衆異於智伯名尊而身顯榮滿於當世雖復刎頸魏庭漆身趙地揣情酬德未報知已虛左之顧國士之遇也世之烈士願爲君者授命猶瞽者之思視躄者之思行而目終不得開足終不得伸悲夫

峻極之山非一石所成凌雲之榭非一木所構狐白之裘非一腋之毳宇宙爲宅非一賢之治是以古之人君必招賢聘隱人臣則獻士擧知唐昇二八流睦睦之風周保十

亂播濟濟之詠仲尼在衛趙鞅折謀于木處魏秦人罷兵宮奇未亡獻公不侵子王猶存文公側坐以此而言則立政致治折衝禦難者舉賢之效也夫連城之璧瘞影荊山夜光之珠潛輝鬱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行揚聲於章華之臺炫燿於綺羅之堂者蓋人君之舉也賢士有脛而不肯至者蘊材於幽岫毀迹於紫華者蓋人不能自薦未有爲之舉也故臧文仲不進展禽仲尼謂之竊位公孫不引董生汲黯將爲妬賢虞丘不薦叔敖樊姬貶爲不肖獻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斯前識之良規後代之明鏡矣智如樗里才若賈生居環堵之室無知己之談望迹流於地聲聞於天不可得也故柳下惠不遇仲尼則貞潔之行

不顯未免於三黜之臣無耻之人也季布不遇曹丘則百
金之諾不揚未離於凡虜無羞之士也二子所以德洽於
當時而聲流於萬代者聖賢吹瑩也昔有賣良馬於市者
巳三日矣而市人不顧乃謂伯樂曰吾賣良馬而市人莫
賞願子一顧請獻半馬之價於是伯樂造市來而迎睇之
去而目送之一朝之價遂至千金此馬非昨爲駑駘今成
駃騠也人莫之賞求有爲之顧盼者也夫樟木盤根鉤枝
瘿節蠹皮輪菌擁腫則衆眼不顧匠者採焉製爲殿堂塗
以丹漆畫爲黼藻則百辟卿士莫不顧盼仰視木性猶是
也而昔賤今貴者良工爲之容也荆谿之珠夜光之璧薦
之侯王必藏之以玉匣緘之以金縢若闇以投人則莫不

相盻以愕援劍而怒何者爲無因而至也然則人之居世未有爲之聲譽先之吹瑩欲望身之光名之顯其可得乎霜鵰託於秋風以成輕舉之勢騰蛇附於春霧以奮凌霄之遊蟨鼠附於虫蛩以攀追日之步碧蘿附於青松以茂凌雲之操夫鳥獸蟲卉之智猶知因風假霧託峻附高以成其事奚兒於人而無託附以成其名乎故搏牛之䖟飛極百步若附鸞尾則一翥萬里非其翼工所託迅也㒺季足捷追越奔光若駕蹇驢則日不涉一舍非其脛遲所托蹇也由是觀之附得其所則重石可浮短翅能遠附失其所則輕羽淪溺迅足成蹇然則君子曷先先其所附而己命有否泰運有屈伸故虎穴大呼聲轡數仞順風長叫響

逼百里入井望天不過圓蓋登峯眺目極於煙際向在井穴之時聲非卒嗄目非暴昧而聞見局者其勢壅也及其乘風蹈峯聲非孟賁目非離婁而響徹眺遠者其勢通也買臣忍饑而行謌王章苦寒而坐泣蘇秦握錐而憤懣班超執筆而慷慨當四子勢屈之時容色黧黑神情沮恧引歎而雷轉噴氣則雲湧如騏驥之伏於鹽車玄猿之束於籠圈非無千里之駃萬仞之捷然而不異駑鈍者無所肆其巧也何異處穴而望聲徹入井而欲睇博哉及其勢伸志得或佩錦而還鄉或聲玉於廊廟或合縱於六國之內或懸旌於崑崙之外當斯時也容彩冗煥神氣開發言成金玉行為世則乘肥衣輕怡然自得淙若輕鴟之汎長波

沛若吞舟之揚大壑何異順風而縱聲登峯而長驪人猶
是也而昔如彼今如此者非謂昔愚而今賢故醜而新美
纏之與通也
賢有常質遇有常分賢不賢性也遇不遇命也性見於人
故賢愚可定命在於天則否泰難期昔韓昭侯醉臥而寒
典官加之衣覺而問之知典官有愛於己也以越職之故
而加誅焉衛之騶粟見御者之非從後呼車有救危之意
不蒙其罪加之以衣恐主之寒呼車憂君之危忠愛之情
是同越職之愆亦等典官獲罪呼車見德遇不遇也鴟墮
腐鼠非虞氏之慢鈃水沃地非射姑之穢事出慮外固非
其罪而俠客大怒虞氏丸滅邾君大怒而射姑獲免遇不

遇也齊之華士棲志丘壑而太公誅之魏之干木遁代幽居而文侯敬之太公之賢非有减於文侯干木之德非有逾於華士而或榮或戮者遇不遇也董仲舒智德冠代位僅過士田千秋無他殊操以一言取相同遇明主而貴賤懸隔者遇不遇也莊姜遇衛美而無寵宿瘤適齊醜而蒙幸遇不遇命也賢不賢性也怨不肖者不通性也傷不遇者不知命也如能臨難而不懾貧賤而不憂可爲達命者矣

荊岫之玉必含纖瑕驪龍之珠亦有微纇然馳光於千里飛價於侯王者以小惡不足以傷其大美也定國之臣亦有細短人主所以不棄之者不以小妨大也以小揜大非求士之謂也

昔野人棄子貢之辯而悅馬圉之辭越王退吹籟之音而好鄙野之聲非子貢不及馬圉吹籟不若野聲然而美不必合惡而見珍者物各有用也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異物而皆有施規矩權衡準繩六法殊形而各有任故伊尹之興土功也長脛者使之蹋鍤強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傴僂者使之塗地因事施用仍便效才各盡其分而立功焉

楚之市偷天下之大盜而能却齊軍雖使孫吳用兵彼必與之拒戰未肯有望風而退也晉之叔魚一國之佞邪也而能歸季孫雖使甘蘇聘說彼必與之較辯不至恐懾而逃還也大盜讒佞民之殘害無用之人也苟有一術猶能

爲國興利除害剏乃明智鍊才其爲大益豈可棄耶繳者身仰釣者身俯俯仰別狀取利同焉織者漸進耕者漸退進退異勢成務等焉墨子救宋重趼而行干木在魏身不下堂行止異跡存國一焉文以讚治武以凌敵趨舍殊律爲績平焉

爲有寬隘量有巨細材有大小則其重輕所處之分未可乖也是以萬碩之鼎不可滿以盂水一鈞之鍾不可容於泉流十圍之木不可蓋以茅茨榛棘之柱不可負於廣厦何者小非大之量大非小之器重非輕之任輕非重之制也以大量小必有枉分之失以小容大則致傾溢之患以重處輕必有傷折之過以輕載重則致壓覆之害故奔蜂

不能化藿蠋而能螟蛉越鷄不能伏鵠卵魯鷄能伏之藿與螟蛉俱蟲也魯鷄與越鷄同禽也然化與不化伏與不伏者藿大越小也故智小不可以謀大德狹不可以處廣以小謀大必危以狹處廣必敗子游治武城仲尼發割鷄之嘆尹何爲邑宰子產出製錦之諫德小而任大謂之濫也德大而任小謂之降也而其失也寧降無濫是以君子量才而授任量任而授爵則君無虛授臣無虛任故無負乘之累折足之憂也

韓昭侯與棠谿公謀而終夜獨寢慮夢言露於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言之泄於左右也

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申叔一言范獻賤萬畝之田以

貴舟人片說季路抱五愼之誡趙盈佩九言之箴以此觀之軒壁之與田邑豈能與善言齊價哉

昔人與讒言於青蠅譬利口於刀劒者以其黜素成緇刄勁傷物故有四畏不可不愼鳥之曲味鈹距者羽類畏之獸之方喙鉤爪者毛羣畏之魚之哆脣鋸齒者鱗族畏之人之利口讒諂者人共畏之

鴻毳性輕積之沉舟魯縞質薄疊之折軸以毳縞之輕微能敗舟車者積多之所致也故墻之崩陁必因其隙劒之毀折皆由於璺尺蚓穿堤能漂一邑寸煙泄突致灰千室怨之始也微於隙璺及其爲害大於墻劒禍之所傷甚于室邑將防其萌急於水火

怨之所生不可類推禍之所言非可情測或怨大而成小或憾輕而至重深讐不必危而睚眦未可易也故漢祖免貫高之逆魏后泄張繡之讐韓信削少年之辱安國釋田甲之慢此皆遇英達之主寬廓之衿得以深怨而不爲讐也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羮偏而宋師敗郈孫以鬭鷄亡身齊侯以笑嬪破國皆以輕蔑細怨妄樹禍端以酒食戲笑之故敗國滅身爲天下笑不慎故也代之闇者皆以小害易微之事以至於大患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隣若非至精莫能分矣四時之序節滿即謝五行之性功成必退故陽極而降陰極而昇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此天之常道也勢積則損財

聚必散年盛返衰樂極還悲此人之恒情也昔仲尼觀欹器而革容鑒損益而歎息此察象而識類覩霜而知氷也夫知進而不知退則踐盈之之危處存而不忘危必履太山之安故楚莊王功立而心懼晉文公戰勝而色憂非憎榮而惡勝乃功大而心小居安而念危也夏禹一饋而七起周公一沐而三握食不遑飽沐不及晞非耐饑而樂勞是能心急於接士處于謙光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是以君子高而能卑富而能儉貴而能賤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窮也

士有忠義之性懷真直之操故不趨利而逃害不忻生而憾死不可以威脅而變其操不可以利誘而易其心昔子

閒之刼也擬之白刃而其心不傾晏嬰之盟也鉤以曲戟而其志不迴不可以利害趨其情矣

饑饉之春不賑朋戚多稔之秋饗及四鄰太豐則恩情生寠乏則仁惠廢也

鑄劒者使金不至折錫不及卷製器者使緩而能晞急而能牢理性者使剛而不猛柔而不懦緩而不後機急而不儇促故能劍器兼善而性氣淳龢也昔徐偃王輭而國滅齊簡公懦而身亡此性太柔之失也晉陽處父以純剛取害鄭子陽以嚴猛致斃此性太剛之過也楚子西寬而招敗鄭莊公儇而自禍此性偏急之災也西門豹性急佩韋皮以自緩董安于性緩帶絲絃以自急彼各能以一物所

長攻其所短故陰陽調天地龢剛柔均人事龢也

飛鼯甘煙走貊美鐵䴔日嗜虵人好芻豢鳥獸與人受性旣殊形質亦與所居隔絶嗜好不同未足怪也

頳顏玉理昐視巧笑衆目之所恱也軒皇愛嫫母之䰠貌不易落英之麗容陳侯恱敦洽之醜狀弗賚陽文之婉姿炮羔煎鴻臛蠵臑熊衆口之所嗛文王嗜菖蒲之葅不易龍肝之味陽春白雪激楚採菱衆耳之所樂也而漢順聽山鳥之音云勝絲竹之響魏文侯好摠鼙之聲不貴金石之和鬱金玄憺春蘭秋蕙衆鼻之所芳也海人恱至臭之夫不愛芬馨之氣若斯人者皆性有所偏也執其所好而與衆相反則倒白爲黑變苦成甘移角成羽佩猶當薰美

醜無定形愛憎無正分也
將以權決爲本卒以齊力爲先是以列宿滿天不及朧月形不一光不同也虎兕多力而受制於人者心不一力不齊也萬人離心不如百人同力千人遞戰不如十人俱至今求同心之衆必死之士在於仁恩洽而賞罰明胥靡者臨危難而不懼蹈冰火而如歸非輕死而樂傷仁恩驅之也將得衆心必與同患暑不張蓋寒不御裘所以均寒暑也隘險不乘丘陵必下所以齊勞逸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而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三軍合戰必立矢石之下所以共安危也故醳醪注流軍士通醉溫辭一灑師人挾纊苟得衆心則人競死以此衆戰猶轉石下山決水赴

謦孰能當之矣

闔閭習武試其民於五湖劒皆加肩流血不肯止勾踐習戰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豈其惡生而貪死賞罰明而教習至也是以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般倕善斲不能運不利之斤孫吳善將不能戰不習之卒貔貅戾獸黃帝教之戰鷹鸇鷙鳥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奚況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是以先王因於閑隙大閱簡衆繳修戎器爲國豫備也

驥所以見珍者以其日行千里也滿旬而取至則與駑馬

均矣箭所以爲貴者以其弦直而至也窮日而取至則與不至者同矣智所以爲妙者以其應時而知若事過而後知則與無智者齊矣昔吳起相楚貴族攻之起欲討讐而揷矢王屍陽虎在圍魯人出之虎欲報德而傷之以戈誅不斯須一讐得兩報其智可謂應時而知矣張祿之入秦魏冉悔不先索而後行故勢移而身逐鼂錯之穴壖垣申屠悔不先斬而後奏故發憤而致死智不早決敗而方悔其智可謂與無智者同矣故有智而不能施非智也能施而不能應速者亦非智也噫曰力貴突智貴卒此之謂矣

夫曲思於細者必忘其大鋭情於近者必畧於遠由心不並持則量不兼通小有所係大必所忘也項羽不學一藝

韓信不營一餐非其心不愛藝口不嗜味由其性大不綴細業也晉文種米曾子植瓜非性闇惷不辨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智伯庖人亡炙一篋而即知之韓魏將反而不能知邯鄲子陽園亡一桃而即覺之其自亡也而不能知斯皆銳情於小而忘大者也夫釣者雖有籊竿纖綸芒鉤芳餌增以詹何之妙不能與罾罟爭多弋者挾繁弱之弓貫會稽之箭加以蒲且之巧不能與罻羅競獲何者術小故也枳棘之生數寸而椎柀櫲樟之植百尺而蒔柯其何故耶豈非質小者而枝條蔑之而體大節目疎乎是以達者之懷則滉瀁而無涯褊人之情必刻竅而煩細自上觀之邇舍之跡寬隘之量斷可識矣

時有淳澆俗有華戎不可以一道治不得以一體齊也故
無為以化三皇之時法術以禦七雄之世德義以柔中國
之心政刑以威四夷之性故易貴隨時禮尚從尚適時而
行也霜風慘烈周棄不執禾炎氣赫曦曹明不製裘知時
不可也貿章甫者不造閩越衒赤舄者不入跣夷知俗不
宜也故救餓者以圓寸之珠不如與之橡并貽溺者以方
尺之玉不如與之短綆非橡綆之貴而珠玉之賤然而美
不要者各在其所急也庖丁解牛適俗所傾朱泙屠龍無
所用功苟乖世務雖有妙術歸於無用故老聃至西戎而
效夷言夏禹入躶國忻然而解裳非欲忘禮隨俗宜也墨
子儉嗇而非樂者往見荆王衣錦吹笙非苟違性隨時好

也魯哀公好儒服而削代君修墨而殘徐偃公行仁而亡燕噲爲義而滅夫削殘亡滅暴亂之所招此以仁義儒墨而遇之非仁義儒墨之不行行非於時之所致也

利害者得失之本也得失者成敗之源也故就利而避害愛得而憎失物之恒情也人皆知就利而避害莫知緣害而見利皆識愛得而憎失莫識由失以至得有知利之爲害害之爲利得之成失失之成得則可與談利害而語得失矣夫內熱者之飲毒藥非不害也疽痤用砭石非不痛也然而爲之者以小痛來而大痛滅則細害至巨害除也饑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雖暫怡性必爲後患此取小利而忘大利惟去輕害而負重害也瘕疾填

留而不敢鈹蠆尾螯跗而不敢斫非愛疾而好毒以鈹斫之患疾螫也酖酒盈巵渴者弗飲非不渴也飲之立死錯金在鑪盜者弗掬非不欲也掬而灼爛虓虎在前地有隋珠雖貪如盜蹠則手不暇拾懸鼓向心路有西施雖淫如景陽則目不暇視非不愛寶而悅色然而不顧者利緩而害急也黄口以貪餌而忘害故擒於羅者異鵲以見利而忘身且惕於莊周是以智者見利而思難闇者見利而忘患思難而難不至忘患而患反生以是觀之利害之道去就之義亦以明矣

吳兵大勝以為福也而有姑蘇之困越棲會稽以為禍也而有五湖之霸戎王強盛以為福也而有樽下之執陳駢

出奔以爲禍也終有厚遇之福禍福廻旋難以類推是以君子詳至不深喜逾敬慎歛誡其身祆見不爲慼逾脩德以爲務故招慶於神祇災消而福降也

小利大利之殘小害大禍之津苟貪小利則大利必亡不遺小害則大禍必至蜀侯之貪石牛牛逾近而身轉危何異貂磨其角角逾利而身速亡乎白公之貪財財逾積而身逾滅何異梟之養子子逾長而身就害也是以達人覩禍福之機鑒成敗之源不以苟得自傷不以過害自害老子曰多藏必厚忘禮云積而能散皆明止足之分祛貪害之萌也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聲以同應氣以異乖其類苟聚雖遠

不離其群苟分雖近未合故銅山崩蜀鐘鳴于晉淄澠共川色味異質感應必類自然之數也

理之失也由於貴古而賤今情之亂也在乎信耳而棄目

昔者仲尼先飯黍侍者掩口笑子游裼裘而唁曾參揮指而哂以聖賢之舉錯非有謬也而不免於嗤誚奚况世人未有名稱其容止文華能免於嗤誚者豈不難也

衝飈之激則折木湍波之涌必漂石風之體虛水之性弱而能披堅木轉重石者激勢之所成也故居不隱者思不遠也身不危者其志不廣也蘇秦若有負郭之田必不佩六國之印主父不爲親友所羲必不窺五鼎之食張儀不有堂下之耻必無入秦之志范雎若無厠中之辱不懷復

魏之心甯越激而脩文卒爲周威之師班超憤而習武終建西域之績數賢皆因困而發志緣阨而顯名故平原五達易行之衢也孤峯九折難涉之途也從高趣下駑馬之步也騰峭登危飛鹿之足也以險而陟然後爲貴以難而昇所以爲賢古之烈士厄而能通屈而能伸彼皆有才智又遇其時得爲世用也

忠孝者百行之寶與忠孝不脩雖有他善則猶玉屑盈匣不可琢爲圭璋剉絲滿篋不可織爲綺縠雖多亦奚以爲也

劉子新論終





